大清律例
田宅
栽木

東京圖書館
門 | 類 | 函 | 架 | 號 | 冊
七 | 七 | | 八ノ八 | 九

7
188

校訂 精註十八史略校本

姚文棟校訂
石川鴻齋補註

六

校訂精註十八史略校本卷之六

前進士廬陵　曾先之　編次
清　上海　姚文棟　校訂
日本東京　石川鴻齋　補註

五代

○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代五十四年、而亡。

梁

世號後梁、後唐晉漢周皆倣此、○以昭宣帝天祐四年、爲後梁開平元年。

梁太祖皇帝

初名溫、姓朱氏、碭山人、朱五經之子也。○朱誠以五經教授鄉里、故曰朱五經。

少無賴、從黃巢爲盜、降唐、賜名全忠、初鎮汴、攻併徐州兗州鄆州、攻河北河東諸郡、屢與李克用交兵、尋取河中晉絳、用兵華岐東降青州、南取荊襄、橫行諸鎮間、初遷唐都於洛、遂築唐更名晃、封其兄全昱爲王、嘗罵之曰、朱三

石川鴻齋校訂標記

碭山戰國時碭梁地、太祖以宣武節度使治汴州、古大梁也、進封梁王、遂號曰梁、帝下部彈位於梁、道宰相張文檜揚涉及薛貽矩蘇循張策趙光逢等、奏玉冊傳國寶神百宜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

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畏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茂貞治軍寬簡無紀律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宮殿號令皆擬帝者

全昱初在唐為嶺南節度使及見全忠無君之萌遂欵身退官及全忠為天子封廣王二子皆封王全昱不樂常居碣山

○丁南湖曰克用堅志為唐純臣先以馬將李存璋吳珙掌殷為書記盧質立其子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國事教導之又謂克寧等曰汝亞子眾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存勗襲位

○胡致堂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晉喪而即戎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庭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側而無避此賢智所以得列於史談命詰之後也李存勗夾擊之戰

汝作天子邪汝從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奈何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為帝王行當族滅矣（碭山）邑屬宋州（宋五經）名誠以五經教授故云（鎮汴）即宣武節度（晉州）即平陽郡（華）去聲（降青之降音項）平聲（夏州）屬河南節度使（朱三）太祖行四鎮節度使是時李克用王晉李茂貞王岐楊行密為吳王淮南行密已卒子渥○於角反音握代之王建王蜀錢鏐王兩浙王潮據閩已卒弟審知代之

馬殷據湖南劉隱據嶺皆自唐末以來割據諸州（王晉之王去聲下王建）許州舞陽人唐僖宗初陳敬瑄節制西川申令孜為監軍召建欲致麾下敬瑄疑止之建怒以兵攻成都殺敬瑄令孜昭宗即位盡有嶺表之地僭號於廣州○梁王以馬殷為楚王○蜀主王建稱帝○時唐舊臣避亂多在蜀王禮而用之使脩舉故事

晉王李克用卒初克用有養子曰存孝最驍勇有功養子存信疾而譖之存孝懼禍而叛克用討獲囚歸惜其才意臨刑必有為之請者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遂死又有薛阿檀亦勇密與存孝通恐事泄自殺自是克用兵勢寖弱唐末數為汴人所攻失數州汴兵直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寢食後汴兵再圍晉陽以疫還克用幾欲走會汴兵去而止克用不能與汴人爭者累年悒悒以至于卒子存勗立○克用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為吾事時梁兵侵晉圍潞州晉李嗣昭閉城固守

君子深有取者與之類綱目曰於潞州城下更築長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堅而守之

梁兵晉王歸晉陽休兵大潰行賞命州縣舉賢才點貪殘覓租稅撫孤窮伸冤滌禁姦盜境內大治

淮南徐溫殺立

王審知倣約常躡麻履府舍卑陋來以王嘗將其寬刑薄賦密知公私富實境內以為閩安

王以劉守光稱帝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

太原少尹李承勳往用鄰藩通使之禮燕與客欲使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豈得而臣之乎守光怒囚之數日竟不能屈

梁主疾甚命友文婦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珪與統軍韓勍合謀以牙兵被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

豫章先生胡致堂讀史管見卷之六　五代梁太祖

踰年梁築寨守之存勗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帥兵發晉陽伏三垂岡下且乘大霧直抵來寨壍塹鼓譟而入梁兵大潰遂解潞圍（為之之為去聲下並同）說文疾也幾音機累上聲）曰寨（先王）謂克用（後倣此）音率（三垂岡）在潞州黎城縣（帥）音悃（憂也）蓁音斟（去聲堅柵）

○淮南將張顥（古老反音昊顥一作灝）徐溫（渥第昇州）屬江東（郎）康（徐知誥）本姓李徐州人楊行密掠

守光稱帝

○梁以王審知為閩王（有閩嶺）

温弒楊渥温復殺顥將吏推立楊隆演徐温自領昇州而以養子徐知誥往治之（推音退平聲隆演渥弟昇州屬江東郎建康徐知誥本姓李徐州人楊行密掠得之養為子渥憎之不能容行密以賜温名曰知誥治平聲）

○梁以劉守光為燕王守光着盧龍節度使仁恭之子也先是囚其父而自領軍府

五州

○梁以劉守光為燕王

○梁夏州亂殺節度李彝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夏州李氏本姓拓跋上世自唐賜姓領鎮久矣（族父）族父之父黨

○廣州劉隱卒弟巖代之

○劉守光（劉仁恭之子據幽州）

稱燕帝

○鎮州王鎔定州王處直推晉王為盟主梁攻鎮州襄取諸郡晉王伐其兵於柏鄉大破之晉帥二鎮伐燕梁主救之大敗走歸（鎮州屬河北郎常山郡柏鄉柏音百通州帥音率二鎮鎮州定州）先是梁主已有疾至是慙憤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大原遺孽

○李克用封於大原餘孽謂克用已死遺下庶孽

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

○因哽咽絕而復蘇疾愈劇且加躁怒

假子友文之妻

○王氏

將立友文為嗣遂為其子友珪所弒

○詩

六十一

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開平乾化初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西都遷都洛陽者凡四年友珪自立尋伏誅均

均王　執劉后置百官改元神册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稱規諫除姦僭杜請託於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由是江淮間嘯土益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阿保機自稱皇帝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册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氏為季昌向為知詩事吳王盡禀接士大夫以謙禦眾以寬約身以儉躬逋逃求賢才納諫除姦僭杜請託於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以宋齊丘為謀主由是江淮間嘯土益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偽廷愕刺梁王朏又出於旹以敗亡裹之瘞於寢殿

王立　大原晉王所都遺孽遺留孽子無孽地矣謂已地必皆為晉有妻王氏將音漿為其之為去聲開封府偽一字為一句

均王名友貞　第三子初為東都指揮使友珪篡弑起兵誅之而即位於汴更名瑱　友貞太祖第三子封均王鎮大梁更音庚瑱音天去聲　○晉王入幽州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斬之　右燕劉守光自梁太祖乾化元年僭號至是三年而

機稱帝古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橫山南本鮮卑舊地元魏時自號契丹初太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大人推一人為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邵固者統衆詔許襲王至是諸部以耶律幹里　幹烏活反腕入聲　少子阿保機為主并奚渤海諸國始建元不復受代國人謂之天皇王　祂上聲橫山縣碼復州太賀氏其君名八子名號未詳推音退平聲

○梁賜荊南節度使高季昌爵為王　○詔詵反音乞丹阿保

劉巖稱帝國號大漢　巖以銭鏐為吳越國王

晉王大舉伐梁　晉王吳王屢以書勦晉王稱帝晉王以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遣先王書勦以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討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不忍為耳他日當務以立功帝室誓死不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誠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勦進不已

一代三十年而更一人為主　徐遵切耶律幹里覆姓耳律名幹里

建元立　○廣州劉巖稱越王已而稱帝改國號曰漢后又更名龔　后與後通更音庚　○吳徐溫徙治昇州以徐知誥入輔吳政　治平聲

○蜀主王建殂子宗衍立　○梁以錢鏐為吳越國王　○晉與梁連歲交兵梁魏州降于晉晉主入魏拔德州澶州梁劉鄩襲晉陽不克而還攻鎮定營晉師敗之鄩攻魏州晉主又敗之梁又遣兵襲晉陽晉人擊卻之晉克衛磁洛相邢滄貝州掠濮鄆梁人決河以限晉晉王攻拔其四寨已而大舉伐梁戰于胡柳晉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晉築德勝南北兩城梁攻之不克梁招討王瓚為晉所敗梁河中降晉鎮州將弑趙王王

晉王即帝位國號唐

晉王欲稱帝求唐舊臣宋友遜蘇循諸行臺猶至魏州望府即拜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王大喜命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惡之

梁兵潰追擊破之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唐主惜彥章之材欲用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鎔晉王討平之先是吳兵屢書勸晉王稱帝晉王自謂先王有遺言當務復唐社稷既而得傳國寶於魏州○魏州僧得常主將醫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乃諸行臺獻之將佐皆賀勸進不已遂即帝位於魏國號唐遣李嗣源襲取梁鄆州梁以王彥章為招討唐主戒德勝守者曰王鐵槍勇決謹之彥章果拔南城進拔諸寨至楊劉力攻不克而退梁遣彥章攻鄆唐主救之梁敗彥章死唐以嗣源為前鋒五日入大梁梁主猶慮諸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尋命其下殺己○壽三十六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曰貞明龍德梁自太祖稱帝至是二世一十七年而亡(魏州屬河東郡魏郡)

德州(屬山東郡平原郡)澶(音禪)(屬河東郡頓丘郡)鄆(音運)鎮(定州王鎔營定州王處直營)敗(音拜下並同)衛(屬河東今河衛軍府)相(去聲胡柳未詳所在)兩城(所在亦未詳)瀛(音棧)上聲為晉之為去聲復唐之復音伏(傳國寶初僧傳真得之以

豈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終斷之

汶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進獻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習春秋通大義尤善音律歌舞俳優之戲

梁主聞莊宗就擒唐軍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

為常王將鄧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至是乃詣行臺而獻之王鐵槍時號彥章為鐵槍南城(即南德勝城楊劉城名未詳所在其下皇甫麟已音紀○司馬溫公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秉旄鉞食諸侯地廣兵強威權日熾至欲無厭遂逐唐祚澤虐不恤禍自內興不得其死宜矣

唐(○後唐都于洛陽凡五國四鎮)

唐莊宗皇帝名存勗(○許玉反同勗)沙陀人也本姓朱邪先世立功賜姓李父克用有勇略一目微眇(○眇音渺偏盲也)號獨眼龍為唐平黃巢立大功王于晉與朱氏為仇暮年頗為所蹙憂形於色存勗幼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怒神怒極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人當尊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群下失望乎克用說臨終立為嗣謂其下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年十七嗣晉王位即舉兵破梁解潞圍自是連勝

麟送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弃故李敬洙李振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

故唐宦者張承業卒

蜀主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降書以迎繼岌崇韜繼岌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出降大軍入成都崇韜禁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凡七十日而李郭崇韜佐成帝業

興聞蜀亡仗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禍

梁祖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存勗吾兒豚犬耳朱邪五代史云夷狄無姓

朱邪赤心之號後因為姓賜姓唐懿宗時帝祖朱邪赤心為招討使康承訓前鋒擊滅龐勛賜姓李名國昌克用國昌子

為唐為所之為並去聲下同王平聲將音漿說音悅其下王存璋吳琪李亞子存勗小名

存勗東併幽州北卻契丹南與梁夾河百戰先是晉陽監軍故唐宦者張承業為晉王招拾財賦召補兵馬攻戰連年接應不乏皆承業力承業意在復唐宗社聞王將稱帝力諫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恨恨成疾而卒王即位改晉為唐奉唐祀入汴滅梁都大梁

○毀梁宗廟追廢朱温朱友貞為庶人

己而遷雒陽侍中郭崇韜有謀略佐唐主成業至是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薦引人物他相受成而已為音之為去聲下同復音伏宗社宗廟社稷將音漿雒洛同○前南高

高李興入朝以為南平王

郭崇韜素疾宦者宦官皆切齒時蜀平王中盈賊群起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是以淹留未還唐主遣宦者向延嗣詔崇韜不出迎延嗣怒於是譖崇韜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

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聲言令公敢不唯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牧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

季興入朝季興者季昌之改名也唐以為南平王○蜀主王衍盤遊淫湎國亂盜起唐遣皇子繼岌與郭崇韜伐之遂滅蜀衍降唐赤其族繼岌信讒殺崇韜而還

蜀王建自梁太祖開平二年僭號至是二世凡十六年崇韜素惡宦者衛之至是成都雖下而盜未息崇韜恐去後為患命分道招討淹留未還宦官遂密令繼岌殺之○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唐帝自克梁後寖驕首以伶人為刺史帝幼習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只一人尚誰呼邪帝悅諸伶出入宮掖○羊益反音奕與腋同官之義侮弄撝紳群臣憤疾莫敢出氣乃以千恩澤蠹政害人恣為讒慝帝

疎忌宿將

○尹遜曰歐陽公脩作五代史於莊宗本紀書李嗣源反自以爲得春秋之法今綱目於嗣源之事待之甚恕云々

稍有至者、

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伶人帥所部兵攻興教門唐主方食聞變帥衛兵擊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俄而唐主爲流矢所中須臾遂殂左右皆散是日李嗣源至罷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

疎忌宿將不恤軍士數出遊獵踐民田上下咨怨魏博將戍瓦橋代歸復遣留屯貝州遂作亂奉趙在禮入據鄴都唐遣將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大譟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直數卒喧競遽欲盡誅其族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今欲與城中合勢拔白刃擁嗣源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嗣源詭辭得出將召兵攻亂者安重誨曰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乃南趨相州譖者奏嗣源已叛嗣源上章自理返不得通始疑懼石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城而他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下都會願先往取之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

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以敬瑭爲前鋒李從珂爲殿引兵入大梁唐主如關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從馬直郭從謙帥兵攻帝於汜水唐主中流失而殂○壽三十五、稱帝僅三歲而遇弒改元者一曰同光、

伶人斂樂器覆屍而焚之○是日李嗣源至罷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止爲群小所惑致此遂捨莊宗骨於灰燼爲

賤勸進不許又三請嗣源監國乃許之幾旬自蜀歸途聞內難至長安自殺監國立是爲明宗皇帝(伶人爲刺史)伶人樂工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獲帝每思之及入汴匝見泣曰臣所以得生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遂以俊爲憲州刺史德源爲寧州刺史(優名)唐帝雖優小名呼去聲下同敬新磨敬姓新磨名批匹迷切聲也尚誰呼調其聿呼李天下也(搢紳)公卿大臣(相附)之相如字(宿將)故舊大臣數音朔魏博將姓名未詳兎橋關在雄州(從)

百官請嗣源監國

奉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矣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監國服斬衰於柩前即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衰冕受冊百官吉服稱賀、

唐主曰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

○胡氏曰李琪之言是也然國亡君弱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矣細目錄自少在軍中未嘗寐遽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動而悟名曰警枕

契丹德光立

閩王卒年八十一

延鈞泰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

海立

楚王希範將家子文非榮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吳越錢元瓘立

○胡致堂曰明宗承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貶貢獻史嚴治贓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禁祭祝天之言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文交感之理不可誣也

○尹遂昌曰書唐主出奔而不書其

馬直從去聲直當直也如直殿直宿之直鎮案嗣源在鄴之夜從馬直軍士張破賊作亂將召之將音漿為凶之為去聲星行星見星也謂早行謂者李紹榮上章之上上聲遞音杏未音貶殿帥兵之帥音率汜音凡筌蹄云汜水出成皐下流末詳覆音否未聲上戩之上上聲勸進勸即帝位

○莫佶烈也為晉王克用養子名嗣源

明宗皇帝本胡人遜○莫佶烈角反

莊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為中書令兼漢馬步總管受命討鄴

為叛卒所推自鄴趨汴入洛遂即位更名亶佶音僅入聲蕃漢馬步蕃兵漢兵馬步兵總管屬上十一字更音庚

○契丹阿保機卒子德光立○

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驕淫殘暴其下弒之而立其弟延

鈞後稱帝更名璘其下審知養子更音庚

王高季興卒子從誨立○

希範立○吳越王錢鏐卒子元瓘立○夏州李仁福卒子彝

超嗣○西川孟知祥併東川以知祥為蜀王東川節度使治梓州今潼川府

世稱後蜀○唐秦王從榮驕狠自知時論不與常懼不得為嗣唐主寢疾遽率牙兵千人至端門下將入禁衛討之從榮兵潰走歸府皇城使斬之唐主悲駭疾劇遂殂○薛六十七

唐主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改元者二曰天成長興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貶貢獻史嚴治贓蠹雖不知書所行暗合於道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子宋王立是為閔帝

閔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有志為治然不知其要寬柔

蜀孟知祥稱帝 所往則是逃窮奔逸無所之也石敬瑭帝大鎮擁強兵鬧難入朝幸而相遇正當協力扶持庶幾或有可濟之理既不能然乃反殺其從珂是猶舜餓者之食而引繩以絕之耳直書於冊然則非特從珂反敬瑭亦反矣悖亂一至於此可勝歎哉可勝誅哉

蜀孟昶立 潞王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自立尋復弒之

石敬瑭陰遣閻帝於魏州刺史王弘贊

少斷（斷音鍛）○蜀孟知祥稱帝○唐潞王反於鳳翔舉兵長驅至洛陽閔帝出奔在位改元應順數月而已潞王立

潞王名從珂本姓王氏○鎮州平山人明宗之養子也少從明宗征伐有功名得衆心用事者忌之從珂鎮鳳翔閔帝命移鎮河東將佐以爲離鎮必無全理乃移檄鄰道起兵入清帝側從珂至洛宰相馮道等百官班迎遂即位遣

人鴆殺閔帝於衛州（用事者朱弘昭馮贊等移檄鄰道其檄略曰朱弘昭等乘元帝疾亟殺長立幼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動搖藩垣今將入清君側之惡其力不能獨辦願乞隣藩以濟之降音項平聲遣去聲衛州刺史王弘贇子）○蜀主孟知祥殂子昶立（殂才胡切）○夏州李彝超卒兄彝

殷代之○閩人殺其王璘而立其子繼鵬○（蒲登切又音朋更音庚）○唐主初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不相悅唐主立敬瑭

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陰爲自全之計唐主移之遂反求援於

契丹契丹敗唐兵立敬瑭爲晉帝引兵向洛陽唐主自焚死

○（齊四十一五）在位不三年改元者一曰清泰唐自莊宗至是四主

凡一十四年（移之通鑑制以敬瑭爲天下節度使敗音拜○司馬溫公曰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崤函之變訟不能直遂與朱氏相攻紛糾不解至於晚節鋒銳亦衰莊宗以弱齡襲位魔下諸將皆武皇並轡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而朱氏失國惜其志小氣近驕心易生纔及三年隕身亡族明宗無取國之志而爲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爲煨燼十年之中易姓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晉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壻也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鬬事明宗皆有功內相忌從珂稱帝敬瑭自河

（沙陀自代北從晉王起本原契丹遂以晉命之故國號爲晉）

爲自全之計從珂遣弘贇之子繼往之閔帝不飲繼縱殺之磁州刺史宋令詢慟哭半日自經死○鴻漸曰五代之時亂極矣歐陽子以嗚呼起筆終篇以嗚呼止焉蓋史中最可慨歎之書也至明宗之時粗爲小康然有災沴祝天之語所以知亂未可極可謂有先見之智矣後過三十餘年趙匡胤卽位卽宗室以統一天下推算之數祖之生在明宗卽位二年呂中論祚亦不可誣也

唐主誠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王唐主與曹大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審度等舟傑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是日晚晉王入洛陽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作策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兼墮卽位割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

東來朝將佐皆勸留之時久病骨立唐主不以為虞遂得歸鎮公主在洛陽辭歸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敬瑭聞之益懼尋命移鎮鄆州敬瑭拒命唐主發兵討之梁維翰為敬瑭草表稱臣於契丹事以父禮約事捷割地劉知遠以為太過厚賂金帛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敬瑭不聽表至契丹主大喜將騎五萬而來與唐兵戰於晉陽大敗之契丹主立敬瑭為帝國號晉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蔚音計媯音垝）十六州與之契丹主引而南唐將校皆飛狀以迎唐主殂晉主入都洛已而還汴（骨立病後體瘠虛防也為故之為去聲敗音拜涿郡新今奉聖州懷音壞○案全書幽薊涿檀順新雲蔚偽今北平瀛莫偽今河東武應朔偽今西嫗偽寰無考姑闕之）

○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世紀吳楊行密自梁太祖開平元年丁丑篡號至是四主凡三十七年南唐築之治平聲（金陵城郎昇州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曰金陵復音伏）更名昇是為南唐（讓皇世紀吳楊行密自梁太祖開平元年丁丑篡號至是四主凡三十七年南唐築之治平聲金陵城郎昇州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曰金陵復音伏更音庚）

皇初徐溫命知誥治昇州致繁富城市府舍甚盛溫自徙居之知誥入廣陵輔吳政廣金陵城吳加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至是遂受吳禪知誥本徐州李氏子也自謂唐後國號唐尋復姓李

子弘佐嗣○南漢王劉龔又更名龑尋殂子玢立（更音庚龑音儼○案篇韻並無此字龑當作龔丁蔑切龍聲也玢音彬）

太遼○聞主曦弒其主昶而自立（曦昶叔也）○吳越王錢元瓘卒

元者一曰天福齊王立是為出帝（又曰少帝）

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王推誠弃怨以撫藩鎮畀酬厚賞奉契丹訓卒繕兵以備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胡致堂曰敬瑭之罪在不助閔王閔王失國則晉亦以閔王號大遼當專承許王不為衛州之事而歸幷國殺君之惡於從立南漢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德美矣

契丹改國號大遼

吳徐知誥受吳禪國號南唐

立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無窮故以功利誅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施中其禍者唐主餌方士丹寢成躁急群臣泰事往往暴怒然有論辨中理者亦斂容謝之唐主疽發背疾亟大召齊王璟入侍疾召吳延稹遺親信命延政稱殷帝南漢主殷改國號閩

南唐李璟立閩王延政稱殷帝南漢主殷改國號閩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敬儒子也○初封齊王及高祖崩太臣迎而立之高祖臨終命幼子重睿○似汾反音旋拜宰相馮道欲其輔立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遂立重貴延廣用事○兄敬儒○南唐主李昇子璟立○閩王之弟王延政據建州稱殷帝○南漢主劉玢之弟弘熙弒玢而自立更名晟○更音庚○晟承正反音盛○閩朱文進弒其主王曦而自立設官延政遣兵討之閩人殺文進傳首於殷殷改國號曰閩唐人攻拔建州延政出降閩亡唐攻福州不克後吳越遣兵取之(傳)音專去聲閩亡世紀閩王將知自梁太祖乾化三年建號至是六十世凡三十二年而亡○福州屬福建郡閩州○初晉高祖事契丹甚謹至少主即位景延廣主議告哀不復稱臣契丹大怒延廣又因其回圖使已而遣歸太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

表令上乃中國所立為隣稱孫足矣爾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相待乘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於是契丹入寇渡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契丹再至相州引還晉主又自將追之契丹旋兵南下晉主既再勝意契丹不足畏○瞞奢益甚馮晉人擊之契丹又敗走至是再世一十二年而亡契丹主入大梁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鋒刃老弱委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帛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火于反音訏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遂括都城士民錢帛遣便者數千人括於諸

政亦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晉營軍中食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誅降契丹威懼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入樂帝中國汝衆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威命軍士皆哭契丹入樂

胡騎士擇甲軍士皆哭四出擄掠波野契丹主引兵南赴威游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十騎先取大梁彥澤倍道疾驅役渡白馬津晉主名李松馮玉李

枯民錢帛

彥韜入禁中討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惡逆蓋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而搏待罪彥澤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兄者流涕於澤殺承繼以帶加頸曰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命卒撫其家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伏地請死乃鴆之

封晉王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

事奇功多

州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枯至初無須給皆欲楚歸中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盜起契丹主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居汴三月而還晉劉知遠先一月即位於晉陽（告哀計也回圖使）初梁太祖從馬殷所奏於汴州襲廣郢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以易繒纊繒職馬後契丹以喬榮爲回圖使置邸大梁及是被囚（語去聲下並同）長（音張上聲）丁壯老弱（丁中壯健者死於鋒刃）及老羸弱者弃於溝壑（渭州屬河東判三司官掌判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政事）昫（音吁去聲）先（音悉）○司馬溫公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榮雖輸之深入而外挑強隣能無亡乎

漢○知遠本居於太原自言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故國號曰漢

沙陀人也事晉祖敬塘於兵間功最多晉祖在河東唐潞王

漢高祖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一作名暠字知遠其先沙陀人仕晉封北平王遂即位

移之鎮鄴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遂拒命唐遣將攻之不克晉祖舉兵滅唐入洛陽知遠時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勾漢兵入營館契丹兵於寺城中崩然後晉祖以知遠鎮河東晉祖祖遺命以知遠入輔政晉人匿之知遠由是怨朝廷契丹連入寇晉雖以知遠爲行營都統知遠不行契丹滅晉入大梁知遠稱帝於晉陽（知遠在河東富彊冠諸將）○契丹去乃發太原入洛遂入汴國號漢後更名暠（音杲本譽寺）天宮寺在洛陽更音庚）○契丹主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而死剖腹實鹽載去人謂之帝靶子

（胡致堂曰五代之取國惟威名與漢爲此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爲契丹所滅而漢興最非若李源之之過莊宗石敬瑭之奔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唐璽知遠不得不受周璽知遠不得不稱臣國責卑猶而後世不當以幸禍責知遠）

契丹主耶律元欲立楚王馬希

鎮契丹陷京城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知遠從之

欲立（殺胡林未詳所在）音巴乾肉曰靶○楚王馬希範卒子希廣立○吳

廣立漢以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好自謂非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受官物以賜士卒則衆心始附於威

郭威執政其所持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漢所并獨南漢兩唐凡四國三鎮

以郭威爲鄴都留守

漢宮中有怪大風發屋拔木吹鄴門扉二千餘步而落漢主召司天監趙延義問以祈禳之對曰王者欲弭災異莫如脩德漢主曰何謂脩德對曰請遵貞觀政要

楚王馬希廣立

而法之

五代史弘肇傳弘肇務殺戮是時太白晝現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

郭威代漢

威至封丘人情恟懼漢主遣慕容彥超將兵禦之屯七里店漢主自出勞軍既陳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威與李榮帥騎兵拒之彥超引兵退壞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者軍氣稍稍降於北軍彥超遂與十餘騎奔還漢王獨與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旦日回鑾至趙

越王錢弘佐卒弘倧立其下廢之而立弘俶（俯音宗其下南唐統軍使胡進思）○漢主殂（壽五十四）在位一年改元乾祐子周王立是爲隱帝

隱帝名承祐（高祖大子）年十八即位○先是漢祖以弟崇（尹太原爲太原府尹後尹開封改此節度使）屬上十

原爲留守河東節度使崇與郭威有隙至是威爲樞密使侍中執政崇爲自全之計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朝廷詔令多不禀承（八字爲句）○荊南高從誨卒子寶融知軍府（通鑑作知留後）○河中李守貞反郭威督諸軍討克之守貞自殺○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漢主自即位以來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郭威主征伐侍衛指揮使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弘肇（治小反音趙）察京師道不拾遺章捃拾遺利供饋不乏國家相安弘肇主左右辟倖寢用事親戚干政邠等每裁抑之漢主益壯厭常謂天下須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子章曰若無毛錐財賦何由取辦章輕文人嘗曰此輩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漢主左右因譖之乾祐三年殺邠弘肇章遣密詔欲殺郭威於鄴將佐勸威入朝自訴威引大軍至漢主遣兵拒之或降或不戰而還漢主爲亂兵所弒威白太后迎武寧節度贊未至聞契丹入寇遣威將兵擊之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發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將士大譟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擁威南行

村迫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弒

○胡致堂曰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槩下視學士大夫輕則求之高閣重則投之黃河爲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邠以廢實兵强爲賢於禮樂弘肇以長鎗大劒爲可定國家納賂專擅悉藏忿橫丈錢死於嬖倖之手曾不及知

郭崔兒

其綱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爲乎

威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挾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

北漢伐周不克

○裒了九曰初魏人柴翁女備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女取裝具分其半以予父母令歸魏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頂鬚黑爲罹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乃郭威

契丹弒立

遂代漢漢二世四年而亡（毛錐子筆也縱音蹤縱直也箕法縱一橫五爲大之爲去聲下同）帝在位二年仍號乾祐（武寧徐州號爲武寧節度）崇之子也○司馬溫公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便隱帝弟胡騎北旋中州之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會其時之可爲也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己出）

周太祖皇帝姓郭氏名威太原人也（○荊州亮山人仕漢爲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

周○郭威自爲周號（建國號曰周都于汴）

唐莊宗有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婿一日窺于門見有疾走而過者柴氏大驚問何人告者曰從馬軍使郭崇兒也柴氏欲嫁之父母不肯曰汝帝左右人當嫁節度使奈何嫁他人竟歸威漢祖鎭河東威爲孔目官契丹在汴威勸漢祖舉兵遂成帝業漢隱帝時威專主征伐隱帝欲殺之不克威擁兵入汴已而出禦契丹軍士擁還汴時已迎贇（○放倫反音賴）於徐州監國尋即位自謂周號叔之後國號周贇崇子也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及聞迎立贇則曰吾兒爲帝吾復何求贇廢死崇乃稱帝於晉陽所有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謂其臣曰顧我是何天子汝等是何節度使邪是爲北漢（○是爲北漢崇知遠弟也歷子鈞孫繼元至宋太宗興國間滅之）

遣子承鈞（擇婦歸父母家別求婚對從去聲郭崔兒威微時刺其項爲崔兒故有此名孔目官掌六曹案牘號叔之後世次未詳并府盈切汾扶云切）即西河郡嵐音虜平聲即樓煩已下皆嵐山西憲今未詳隆今未詳疑當爲鄜鄜州見前沁遼爲山西沁音侵去聲潞今未詳石爲山西更音庚晏音民接境也○契丹述軋（○於黠反音札）弒兀欲而自

南唐 遷馬氏于金陵

也他日語盛曰君貴不可言要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盛因其貴得爲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寇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飲其妻物飲極醉因漏言曰花頂漢作天子矣其妻頗露之周主竭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孔子墓焚衣冠

初唐明宗之世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版印賣至是版成獻之由是難亂世九經傳布甚廣是時蜀毋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版印九經

周漢合戰

時南風甚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是夕世宗野宿掛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

通鑑初宿衛之士累朝姑息恐傷人情由是驕老者衆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是

唐主以劉彥貞爲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皇甫暉姚鳳將兵三萬也定遠

立述律討殺述軋而代之。（述軋 兀欲子 述律 述軋弟。）○楚自希廣希萼以來相攻奪無寧歲其下又廢希萼而立希崇南唐遣邊鎬擊楚。○初邊鎬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菩薩既而政無綱紀日設齋供盛脩佛寺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和尚希崇降南唐遷馬氏之族于金陵。

楚亡。右楚馬殷自梁太祖開平六年受命爲王至是六王凡四十四年。○故楚將劉言自朗州攻潭邊鎬走言取湖南請命于周。周以言鎮朗王逵鎮潭。逵襲殺言於朗。以周行逢守朗。逵還潭後又以行逢鎮潭。逵自居朗。（朗州 屬湖廣 節武陵。）○周主在位三年殂。○壽五十三 改元者一曰廣順晉王立是爲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氏周祖妻兄柴守禮之子也周祖無子。故養之。周初領節鎮已而尹開封。封晉王。周主臨終命晉

王聽政。尋即位。北漢主聞周主殂大喜請兵於契丹契丹遣將楊袞將萬騎北漢主自將三萬人來。周主欲自將禦之群臣皆諫主曰。崇幸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以吾兵力之強破崇如山壓卵耳馮道力爭惟王溥勸行。北漢主軍于高平。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主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主志氣益銳合戰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右軍潰步軍千餘解甲降。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宋太祖也）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禁兵將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

北漢 召鎮南節度使宋
兵敗 神丘還金陵謀國
難周季穀等為浮
梁自正陽濟淮王
彦超敗唐兵二十
餘人於壽州城下、

大簡 唐齊王景達將兵
士卒 濟江距六合二十
精強 餘里設柵不進諸
將欲擊之匡胤曰
吾衆不滿二千若
諸軍 往擊之彼必見吾
衆寡矣不如俟其
來而擊之破之必
矣皆數日唐出兵
趣六合匡胤奮擊
大破之殺獲近五
千人溺死甚衆於
是唐精卒盧矣、

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楊袞不敢救北漢主喜
夜北走僅得入晉陽周主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
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
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張
永德盛稱趙匡胤智勇權殿前都虞侯周主謂侍臣曰兵務
精不務多農夫百未能養戰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
用之物乎乃命大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
命匡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
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節鎮為鎮寧節度使喪平聲爭諍同高平郡屬山西即潭州趣音促、

（幾如字當去聲上聲都虞侯官掌邦刑古司寇也尤者最猜者、

○自是政無大小皆心忻州皆入于周○親決百官受成而已、

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北漢主劉旻殂子鈞立○周伐蜀取秦階成鳳州（秦階成三州屬鳳翔階州屬陝西）

○周伐南唐唐遣兵拒於壽州而敗周主自將大敗唐兵於正陽唐將皇甫暉姚鳳保清流關主命趙匡胤倍道襲之擒暉鳳克滁州周師取楊泰光舒蘄（渠之反、音其）州唐兵拒周師復取泰州攻揚州周主命匡胤屯六合唐兵來攻奮擊大破之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前白遍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周主還大梁留兵圍壽州唐兵復江北諸州周守將皆棄去并兵攻壽州周主復自將如壽唐人以城降○城中食盡、周主還大梁已而復自將攻濠泗皆降進攻楚州還至揚州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兵取楊泰周主克楚州還至揚州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

北漢 北漢主鈞性孝謹
劉鈞 既嗣位勤於為政
立 愛民禮士境內粗
周伐 安、
南唐 世宗以豚官久不
鑄錢而民間多鑄
錢為器皿又佛像
錢益少救立監采
銅鑄錢民間銅器
佛像五十日內輸
官受直曰佛以普
道化人苟志於善
斯奉佛矣彼銅像
豈所謂佛邪且吾
聞佛志在利人雖
頭目猶捨以布施
若朕身可以濟民
亦非所惜也、

唐主 去帝
世宗 號奉
可謂仁矣不
愛其身而愛民若

○司馬溫公曰若

周正湖 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周名華山隱士陳摶圖南問以飛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趙匡胤亂爲殿前都點檢 世宗留心農事嘗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定天下租稅先以元額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又頒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已

南漢主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澄樞等臺省備位而

周禪于宋 租即位之明年發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佛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群臣皆不敢言 匡胤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 嘗嘆曰汝等貧當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 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

主乃還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壽州屬淮西卽壽陽郡敗音拜正陽地在霍丘清流關在除州清流縣西南滁州屬淮東泰屬淮東郎海陵郡光屬河南蘄州屬淮西楚州屬淮西復取之復音伏下同六合縣屬眞州滁泗二州皆屬淮東今淮安府更音庚去聲）○朗州王逵爲潘叔嗣所殺將吏迎潭州周行逢入朗行逢併潭朗有之（爲去聲）○南漢主劉晟殂子鋹立（鋹音敞○一丑兩反又音昶）○周主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雄莫四十二日而還關南悉平議趨幽州會不豫而止以瓦橋關爲雄州益津關爲霸州置戍而還往還六十日（關南三關在大興雄州屬北平霸州屬北平）○趙匡胤先是爲殿前都指揮使從攻淮南又從征契丹至是爲殿前都點檢（從去聲下同）○周主在位六年殂（壽五十三）改元者一曰顯德周主在藩鎮晦及卽位首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政事發姦摘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史商確大義（博求義理當否也）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群臣臟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尋復悔之末年寖寬）登遐之日遠近哀慕

子梁王立是爲恭帝（在藩爲鎮寧節度時發姦摘伏摘音剔發明姦邪挑摘隱伏間一音閑確音角）

恭帝名宗訓（世宗太子初封梁王）七歲卽位○以趙匡胤爲歸德節度使明年春鎮定言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軍士擁還策立周主在位半年遂禪于宋周自太祖至是三世實二姓十年而亡（陳橋驛在汴城外半年仍稱顯德○司馬溫公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棄危而發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

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者有重賞違不汝貸也應曰諾遂麾隊而行時都下誰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庭不知○周靜軒曰匡胤爲周點檢受周厚恩當主少國危之時正宜盡心輔佐以勤王室雖有陳橋之變必斷以大義誅鉏叛卒迎居洛陽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踐位庶幾名言順而無叛逆之罪夫何受命而出因

赤光滿室

遂能變弱爲強因敗爲功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推鼓之隙治律曆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殞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人也相傳爲漢京兆尹廣漢之後父弘殷爲洛陽禁衛將校生匡胤於甲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人謂之香孩兒營少從辛文悅學文悅嘗夢邀駕乃匡胤也周世宗時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世宗一日於文書篋中得一木書○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點檢世宗乃遷之而易以匡胤世宗殂恭帝即位之明年命領宿衛鎮滄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大軍既出軍校苗訓○苗訓普悅天文見曰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名次陣橋驛軍士聚議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旦點檢醉臥不知也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大尉爲天子點檢驚起披衣則相與扶出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行拒之不可乃攬轡誓諸將整軍○過還汴梁令開封府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恭帝遂禪位以所領節鎮爲宋州歸德軍故國號曰宋○廣漢之後世次未詳數音朔下同推音退平聲盪音湯去聲黎明天欲明擐音患貫也上馬一之上上聲仁和門汴州城門○呂中曰顯德謂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唐明宗有大主聖人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而後見也知如號令之間秋毫無犯除生靈炭之苦革叔季兵戈之禍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即位之初欲陰察群情頗爲微行或諫毋輕出上曰帝

黑光相盪

之意遂爲九五之兆豈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都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等以郡理管晓之諸將不可

國號守

華山隱士陳摶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宋遣使加璽中書令使者至潞州鈞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

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中外讙服（讙與懽通○之涉反音懽失氣言也○）昭義節度使李筠（為賛反）故澤路平宋自將圍澤州筠赴火死獲衛融融請死宋主怒以鋘（音閘）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宋主曰忠臣也釋之留從効稱潞（泉州屬福建）留從効留性不離左右疾革召南唐（南昌府）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云云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

為言宋主曰波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觀數人者皆非統御之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略盡惟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信等遣兵代永州戍道

而已今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皆非統御才宜授他職上悟召守信等宴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至此然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麾木以指揮兵卒進退故稱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雖不欲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白駒日影也隙孔也過隙猶言易過也）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為子孫計多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天年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

稱疾出衡陽文表遣驅請罷之以般潭州

上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自開

回鶻市

女眞貢馬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一惟賜吏廉

回鶻于闐

范質卒質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宋主弟元儀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缺世宗一死為可惜爾

高麗來貢

初宋主欲謀伐蜀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將吏姓名以聞宋

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謂使死者復生白骨再生肉也明日皆稱疾請罷

季末也數音朔易音亦節鎮節度藩鎮非統御才言難制御屏音丙何為之為去聲好去聲去去聲生死肉骨言如使死者復生而白骨生肉○趙普剸人遇上於滁州用為節度掌書記上即位後專與謀議倚信之書記筆蹄云節度之掌書記者○女眞貢馬女眞國在混同江之東郎今古忽反音骨鼻祖之部落也後改女真避遼興宗諱也○回鶻○古忽反音骨于闐○徒年反音田來貢○建隆三年泉州留從効卒衙將陳洪進推張漢思領軍務衙將官掌禁衛南北衙推音退平聲○定難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領軍府衡州太守張文表作亂起兵據潭州保權表請救于宋武平朗州為武平節度武安潭州為武安節度○前南高寶勛卒兄子繼沖代之○高麗來貢○乾德元年命慕容延釗等會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沖出降前南平右南平高季興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受命為王至是五主凡五十七年而亡延釗至湖南文表先已敗死保權聞宋師下前南懼而拒守師進討之獲保權湖南平○二年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乞罷質等周朝舊相也自唐以來宰相惟面奏大政事餘號令刑賞除拜但入熟狀質等自以前朝大臣稍存形跡每事具劄子劄子俗謂為狀進呈退批所得聖旨同列皆竹洽反音搭劄用也以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劄子書字以志之奏御之多始此○質等既罷以趙普同平章事除官拜授熟狀直述其事具狀奏劄子書疏如式○命王全斌○府巾反音斧伐蜀

乾德三年蜀相李昊勸蜀主孟昶出降蜀亡前蜀王氏之亡也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石後蜀孟知祥

前南平　湖南平　蜀主孟昶降

主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幷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主宋主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及蜀平蜀官人入內宋主見其銃背

自唐明宗長興二年受命爲王至是二十世凡三十二年而亡○初上命宰相擇前代未有云云宋龍王彦超等節度使

宰相須用讀書人

○管窺輯要云東壁乃文章之府宋五星聚奎實在奎壁之間故時以爲文明之兆

五星聚奎

○新安胡氏曰太祖深思天下未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杯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施之宴龍王彦超等節鎮於是陌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北漢僭立

王昭素爲國子博士昭素被梁人有

微行幸功臣家

摩仁宗主召見便殿年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宋主愛其言書於屏几

劉鋹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鋹反覆之罪鋹歸罪鄧洵澄樞李托明日宋主命太理卿高繼申引洵樞托斬於千秋門內釋鋹罪封恩赦

頑冒目俱竦有口辯性絕巧一日從宋主幸言武迹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巵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進北朝廷勢王

殿奏之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鐺○鼎音挺庚反鼎有足曰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齒齗二齒命曳出黜之○黜音斥大理寺天子有九寺此其一也掌折獄詳刑黜音黜去聲怒也

城久不下頓兵百草池中暑雨軍中疾疫詔班師○師去聲○上自即位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意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即普堂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少天下邪南征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上

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親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而別酌銀銀大慙謝

契丹載立

宋主嘗幸普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帝至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棄皆由汝書生誤時官

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二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地方之小）○喻太原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前湖（都彈丸黑子喻其地小）繼取西川（重囘當作茵褥也著音長入聲成算籌畫也太原北漢所將音獎前湖前南湖北）當因北漢謀（徒叶夂音牒伺也詐為敵國之人入其軍伺候間）者語北漢主鈞曰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之人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斥甲不足當中國之什二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終鈞之世不以大軍北伐及繼元立始用兵（諜音牒亦間曰諜語去聲間音澗）○是歲契丹弒其主述律號穆宗迎立其伯父兀欲之子明記更名賢○三年命潘美伐南漢四年克

南漢（漢松取秦隴大水普進視史詞市屋亡）

交趾（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史因之竊貨大表求內附）

趙普飛相（都下趙此以開啓大怒仰欲逐普）

訐音結

宋主欲伐江南而無名普進如制詰李煜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欲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內史舍人張洎皆勸其主無入朝江南主遂稱疾固辭而遣使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宋主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

廣州劉鋹降（南漢亡右南漢劉隱自梁太祖開平元年至是五世凡五十三年而亡○六閒號）

連上聲（上上聲安南國在交趾北唐懿宗置靜海節度使而總安南○趙普罷連音

相領河陽三城節度（普沈毅果斷以天下為己任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下曰朕固不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不去上卒可之普常設大鞫於閤後表疏意不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重德驥之子○有隣又訐○居謁反攻人陰私之上始疑普先是雖置參知政事以副普不宣制不押

郡監黃恪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

○丘文莊曰王者之師代天以行道也所以代王者行天之道若誰敢將帥也將帥不能其下則有仁不能施有義不能振號令不行而專力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辭及其授鉞之意可見其仁義兼盡矣

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頸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壻數卿死無益

命曹彬伐江南

天之道若誰敢將帥也將帥不能其下則有仁不能施有義不能振號令不行而專力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辭及其授鉞之意可見其仁義兼盡矣

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頸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壻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回目以見主人乎遂自縊死勤政殿學士鍾傳朝服坐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

曹彬俘江南王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令煜君臣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封煜違命侯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衆圍守曾旬餘則力盡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貨財而屠人民

南唐亡

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至是始詔二參政升政事堂同議政更知印押班與普齊末幾普遂罷歸居政呂餘慶等其後繼為相（河陽孟州為河陽節度斷音滿去聲已音紀閏音廿入聲下同更音庚幾如字）○七年命曹彬伐江南（○唐既國號曰江南）初士屢遣使喻江南國主李煜入朝不至乃以彬及潘美等討之戒以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城陷之日無殺戮）取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先是江南藥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以繩度江廣狹詣闕陳策上用其言令荊南造大艦為浮梁以濟師至是用之不差尺寸（略與掠通）

言令荊南造大艦為浮梁以濟師至是用之不差尺寸（略與掠通）

（不第不及第上聲度）○八年曹彬圍金陵急李煜遣徐鉉入貢求緩兵鉉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還尋復至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侯幹反鼾卧息也）睡乎鉉惶恐而退金陵受圍自春徂冬勢愈窮蹙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煜曰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一日彬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彬之疾非藥能愈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不安殺一人則彬病愈矣諸將皆許諾焚香約誓翌日城陷煜出降南唐亡捷書至上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鏑者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彬還舟中惟圖籍衣衾閤門通其榜子曰奉勅江南幹事回其不伐如此（鉉音玄上聲累上聲下同軒音汗翌日明日也）

吳越帝性孝友節儉贊來朝任自然不事矯飾宮中蓋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上如西京至再用康公主常衣貼繡鈿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扇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日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尤注意刑辭嘗讀二典歎曰堯辭之罪四凶南唐亡南唐李昇自晉高祖天福元年僭號至是三世凡三十一年（橫）去聲閤門大鴻臚寺曰閤門○九年吳越王錢俶來朝辭歸上賜以黃袱封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俶感懼（袱）音伏巾也（疏）去聲○上如西京（西京）宋以洛陽爲西京汴梁爲東京（安陵）太祖父弘殷廟號宣祖葬安陵○夏四月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垂白）老人○上欲留都洛陽群臣咸諫謂宣祖安陵（少）去聲○上曰吾且都長安○漢都漢中置長安縣今屬陝西西安府晉王叩頭曰在德不在險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殫音丹盡也乃還大梁五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建隆乾德開寶壽（將）音漿去上聲○上崩在位十七年上仁孝豁達有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洎入京師市不易肆（肆）陳鋪面也市不易肆謂不驚擾也（蕆）音叔豆（斷）音端去聲開寶初修京城及大內（大內）宮禁（繕）音腾補也（令）去聲營繕畢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殿堂前檐特起曲椽無中梁者曰軒豁○呼括反空虛也疏通也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兵百餘爲川班殿直郊禮行賞以御馬直扈從特增給川班擊聲聞鼓援例陳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即爲恩澤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諸軍遂廢其直（川班殿直）以蜀士卒

止從投窺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爲折杖法以逾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并市則未嘗貰

○雲間張氏曰臣嘗以宋太祖傳第之事失有三人焉一失於社后之不公二失於太祖之不明三失於太宗之不義云云

○賴山陽曰所以得天下所以失天下也天下之患每

基於創業之世當精者直殿故曰川班殿直廩給與御馬直等（增給）以其扈從車駕之勞特命增給錢入五十（登聞鼓）隋制凡奏聞訟訴者聽擊鼓有司錄狀奏之（援）音爰陳乞援御馬直之例陳乞增給配隸（以川班分屬諸軍）○內臣有逮事後唐者上問莊宗英武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其人言其故上撫髀（○拜詣反髀股也）嘆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五伐以來藩鎮強盛上以漸削之罷諸節鎮專用儒臣分理郡國以革節鎮之橫又置諸州通判以分刺史之權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專務愛養民力罷卻貢獻禁進羨餘常衣澣濯之衣寢殿青布縁蓋簾晚節好讀書嘗歎曰堯舜之世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內臣官（撫）拊通拍也（横）去聲（美）如字（帶）削平諸國必招之不至者此計也貽一代之害者亦此計也譬若人用藥除病病瘳者用鈐粉病飲者用蜈蚣非此莫以得快利而此人之死終由鈐粉蜈蚣非鈐粉蜈蚣之死人也人用之偏耳宋藝祖之取周也以爲當時之可患在藩鎮難制於是謀所以弱之散之兵卒收之錢穀使之日朘月削而天下大權皆歸朝廷弱末以強本據重而馭輕所以能享二百年之安焉而聚天下之財舍此無以爲務而將帥士卒弱不任而後用兵及其既降皆不加戮禮而存之終其世嘗幸武成王廟觀從祀有白起指曰起殺已降（○趙卒四十萬人降盧坑於長平）不武命去之周恭帝封鄭王後遷于房州（上以辛文悅長者俾爲房州守）恭帝先上二年始卒上發哀輟朝十日還葬如禮上初入京時周韓通死節追贈優厚王彥昇弃命專殺終身不授節鉞受禪之際倉卒未有恭帝禪制學士陶穀出諸懷中上薄之穀久在翰林頗怨望上曰吾聞學士草制依樣畫葫蘆耳（○檢前舊本一改換詞語也穀乃作詩曰堪笑翰林陶學士年々依樣畫葫蘆）何勞之有卒不登之政府內外官有時望者籍記姓名以待不次選用稱職者多久任不遷定銓選法嚴舉主連坐法嚴贓吏法有寘極刑者懲五代藩鎮苛征重斂之弊寬商征寬鹽酒禁倉吏

多入民租者或弃市五代多以武人爲牧守率意用刑上懲之故入者必抵罪定大辟詳覆法定折杖法須新刑統定差役法作版籍戶帖戶鈔長吏有度民田不實者或杖流之諸州旱蝗賑饑蠲租惟恐不及擧德行孝悌親策制科擧人放進士榜嚴覆試法御殿親試進士試書判拔萃數幸國子監詔天下求遺書初用和峴○胡典反賢上聲所定雅樂初行劉温叟所上開寶通禮二百卷命宰執日記時政送史館撰曰曆制度典章彬彬有條理太弟晉王立是爲太宗皇帝

武成王廟蕭宗追贈太公望爲武成王從祀配享殺降秦將白起嘗坑趙降卒四十萬夫上聲先音霰入京時自陳橋班還時死節周朝在京巡檢韓通帥衆衛卿都指揮使王彦卿殺之優厚追贈通爲中書令節鉞節旄斧鉞凡爲節度使者必授之薄之薄穀不忠葫蘆瓜屬狀如瓠實可食政府宰相政事之府銓選法銓七緣切銓衡也又量也次也度也從尚

孫守之不變可矣然何不思爲此計者將以防此患使去而計存計有不勝其弊者及時救之稍爲變通要不失祖宗之意乃可以全此計也嗚呼宋已不及救之後之爲宋者已爲宋而得勿爲宋而失哉

○唐肅宗追贈呂望爲武成王立廟紀之以歷代良將白起等十人爲十哲范蠡等六十四人配享

唐賢獻十策內四說附首

穀所上初京官七品以下猶偶銓自後京官以上無選中書門下特除而使府不許辟召幕職悉由銓授連坐法乾德三年詔陶穀等各於幕職京官中舉堪爲郡守副監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謬舉者並坐罪貢置同極刑連隆二年有擧杖刑五曰杖一百徒一年七十爲十五六十爲十一官杖二十九十爲十八八十爲十七二十二官杖厚薄長短如周顯德中制新刑統實儀等所定笞役法詔令佐檢案差役有不平許民自相糾擧京百司補吏須不疑役乃聽版籍民間户口田租數自在官版籍户帖民間供賑户口事產在官家給户帖爲照户鈔如今朱鈔之類度音鐸制科周設賢良經學史理三科至是上親策賢良科覆試法王祐知擧陶穀子鄘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安得登第速命中丞覆試因詔自今擧人凡關食祿之家皆令覆試拔萃唐取士心驗身言書判拔萃拔其俊異者而取之孟子曰拔乎

其葬數（音朔）（峴）音賢上上聲開寶通禮改鄉貢上聲（雅樂）登歌文德武功二舞所上之日曆記每日事

太宗皇帝初名匡人（義諱見）○一作匡義太祖長弟也太祖入京城匡人首請號令諸將戢（音輯斂也）士卒仍自於馬前戒標掠太祖受禪乃改名光義尹開封同平章事封晉王建隆二年昭憲杜太后臨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太祖曰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晉王晉王傳秦王秦王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曰謹受教太后呼趙普曰趙書記共記吾言不可違因命普於榻前爲誓書普署紙尾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太祖友愛篤至晉王嘗寢疾灼艾太祖亦自灸

○雲間張氏曰杜后有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斯言也杜氏閱周之亡於幼主故也使其不賢其如長何信斯言也則古人委裘遺腹之事謬矣至若太祖承母之訓似矣獨不思夫自傳賢之後必以傳子爲正間有不傳於子而傳於弟者未聞其有不亂也況婦人無專夫死從子乃其職也太祖何獨昧於此哉

○正史冬十月癸丑夕帝崩甲寅晉王即位城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初傳位之誡自太后遺命已無貳通太祖疾大漸宋后遣宦者繼恩晉王愕然遽呼曰其保富貴無憂也

四月葬太祖於永陵遼耶律敞會遼聘命起居舍人辛仲甫報潮之遊主閒曰閒中朝有黨進者與虢國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寫犬之材何可勝數遊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

拋行王光義即位城宋后爲開寶皇后遷

以分其痛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他日必作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太祖幸蜀有布衣張齊賢獻十策召問賜食且咱且對太祖善其某策齊賢固稱餘策皆善太祖怒斥便出既還語晉王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吾不欲用之他日留與汝作宰相蓋傳位之定久矣太祖不豫后遣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至宮中散遣左右所言皆不可得聞但遙見燭影下王有離席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戳一音側角反又作斀音涿棄地也易知錄註一戮刺也擊要註太聲曰好爲之遂崩后見晉王愕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官家王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王即位更名炅秦王廷美尹開封改封齊王德昭封武功郡王（又）音川戰音瞻入聲約束也柴氏周世宗秦王太祖長子長音張上聲呼去聲

戒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知其深詐不可降復遣還遼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憂也

淵等屢敗漢兵蔡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感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壘下帝釋之封彭城郡公

○周靜軒曰德昭從征幽州帝聞有謀立之事心滋不悅而嫌疑之意遂今未釋及德昭請太原之貴而太宗以非語詰之抑鬱弗伸捐生自刎以誅心之法論之太宗可謂上負其兄者耳

契丹主賢圖克橋斷耶律休哥帥猶騎渡氷而戰來軍大敗帝自將禦之帝欲遂取幽州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而勝不若不戰而勝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

德昭　岐王　德芳　卒　赴美　降泊　陵縣　公

艾五蓋切草似蒿葉可灸音救幸蜀一本作在西京者是蓋齊賢洛陽人也布衣未蒙爵祿曰布衣十策下并汾富民封建崇學樂賢太學藉田選良吏懲姦刑便如字語去聲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音庚恩音烟武功邑在乾州○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第其優劣罷軟宋氏王繼恩宦官德芳太祖次子戲救角切無與毋通更音庚恩音烟武功邑在乾州○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第其優劣罷軟音貶也勝音升外○贓吏配者遇赦不敘

不勝任憤慢不親事免官罷音皮倦

○大理評事陳舜封奏事口捷舉止類優旁罷軟

大理評事官掌折枉詳刑陳舜封陳姓名伶官樂工清望清要聲望

○陳洪進

受賊之吏徙配遠方

○大理評事陳舜封奏事口捷舉止類優旁罷軟封建崇學樂賢太學藉田選良吏懲姦刑便如字語去聲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音庚恩音烟武功邑在乾州○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第其優劣罷軟

倡優問誰氏子對以父為伶官上曰汝眞雜類豈得任清望官改授殿直大理評事舜封名伶官樂工清望清要聲望

○陳洪進初為泉州衙將後據其地三州屬福建

○吳越王錢俶來朝獻漳泉二州陳洪進初為泉州衙將後據其地三州屬福建

○吳越王錢俶來朝獻漳泉二州淮海國王弟皆授官

○為淮海國王弟皆授官遂獻其地右吳越錢鏐自梁太祖開平元年據有兩浙至是七世凡七十四年

○命潘美伐北漢尋親征圍太原劉繼元出降

北漢亡右北漢劉崇自周廣順元年僭號至是四世凡二十九年而亡

○詔征契丹易州涿州來降上攻幽州踰旬不下遂班師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漢之賞德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後二年岐王德芳卒自太祖二子相繼死齊王廷美不自安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降涪陵縣公普復使知開封府李符告其怨望南還房州尋殺之普恐李符漏言因弭德超譖曹彬故以符薦德超貶符春州卒

涪陵縣屬涪州涪音浮涪水唐

去聲涪陵縣屬涪州涪音浮涪水唐韻當作涪姓也春州屬廣東今南恩州

○种放隱于終南山結草為廬以講習為務後進多從之學上聞召之辭以母老上高其節厚賜錢帛莊之

种音衝姓也放音倣

○呂蒙

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堯舜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而已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

陳摶賜號希夷先生

种放洛陽人恥默好學詔徵之其母憲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東為入知不得安處遂稱疾不起帝嘉其高節命所在時加存問焉

契丹王隆緒立

陳摶入朝帝遣入閤玄默修養之道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

正為參政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忘不如無知也

召華山陳摶（華去聲）（摶音團）

開寶寺塔成前後八年所費億萬田

號希夷先生

錫（知制誥）奏曰衆（寺在汴京衆血聚歃民血塗衆）以為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衆血上不怒（開寶）

卒弟繼捧嗣繼捧來朝獻四州地其弟繼遷叛去敗入寇邊

（四州夏銀綏宥數音朔）

蕭氏專其國政

契丹主明記殂（號景宗子隆緒立年十二母

上命曹彬等分道伐契丹彬兵大敗於岐溝關詔班師契丹自是連年入寇後女眞以契丹隔其朝貢之路請擊之不許女眞遂臣於契丹（岐溝關在涿州西南四十里）

上賜

即李方術可傳假令白繼捧日沖天亦何益乎

姓名世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軌

趙保忠

勤行修煉無出于此還華山尋卒言行錄摶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臥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臥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摶熟寐如故

黎桓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末號靺鞨唐初有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強盛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渤海既滅思慕中國黑水部民在南者繫籍於契丹號熟女真之先古肅慎為交趾郡王

森濬過度

李繼捧姓名趙保忠授節度使命管夏銀綏宥靜五州使圖之（五州綏州即雕陰郡屬甘肅陝西餘四州屬關內道）

繼遷繼遷降賜姓名趙保吉保吉復寇邊命李繼隆討之保忠言己與保吉解仇乞罷兵上怒命繼隆先移兵討之繼隆入夏州檻送保忠於闕下保吉尋亦請降而復叛命繼隆討之

○蜀自既平之後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土狹民稠有司不無賦外之科王小波起為盜小波死李順繼之攻陷成都僭號蜀王上命王繼恩討擒之蜀平賦外之科（賦之外別有科征李順小波妻弟）

而專其國上初命討之無功已而桓奉貢竟以桓為交趾郡王（黎桓大將校○時霖潦過度上曰朕於刑獄盡心安得積陰之譴寇準越班對言某州局吏侵官錢若干於法為小過

陛下殺之。王淮參政王沔（○猶克之弟盜錢數百萬於法爲大憝。陛下以沔故務相容赦如此。而曰刑獄盡心。如之何無積陰之譴。上即日詔淮罷。沔俄而雨止。（霖潦久雨曰霖無源水曰潦潦音老大憝音隊惡也）○上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五。曰太平興國。曰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壽五十九。薨居正。沈倫。趙普。宋琪。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等。相繼爲相。普凡再入再罷。尋薨。（七十一。謚忠獻。封韓王）○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大議。輒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卒。家人視其篋。則論語也。嘗謂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蒙正晚出。嘗與普並相。普甚推之。蒙正嘗置冊子夾袋中。疏四方人才姓名。以待選用。

初太祖嘗以張齊賢屬上。至齊賢舉進士。上欲置之上第。而有司第其名在下。乃詔一榜特與通判。卒至大用。呂端爲相。人謂呂相作事糊塗。上知之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自上即位以來。以小人爲相者。盧多遜一人而已。太子立。是爲

真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字年號）初名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也）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力制反音例）嘗夢至一大殿。有坐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天尊。汝主也。指示令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爲襄王府記室。既謁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者詣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厮役

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

普卒年七十一。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

○周靜軒曰。普卒不異官。削之也。爲劉盼之陳橋之事。普實預謀。其罪一也。爲政而有悔得悔失之心。其罪二也。秦王盛多過之。獄。普實尸之。其罪三也。此所以特削其官。以示貶。

○史臣曰。太宗沈謀英斷。儉勤自勵。閔農事。考治功。慎

真在北者不籍於契丹。號生女真。

作開寶寺塔。藏佛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嘗上疏曰。聚謂金碧焜煌。臣以爲塗香繫盍。帝亦不怒。

言行錄。太宗時。一歲大旱。天子以爲憂。當祭過館中。沉以問衆。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毋奈何。準獨曰。朝廷刑罰偏頗。凡天旱爲是發耳。

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引

刑獄納諫舉過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滑陵武功之不得其死於后之不成於後世不能無譏焉

侃口旱切

契丹入寇

裴矩奏斷音斯折音之斷曰厥更音庚○咸平二年契丹入寇上親征至大名府而還大名府屬河東即魏州○三年益州卒王均反僭號大蜀以雷有終知外討擒之益州平○詔赴召擊契丹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亟赴之廷召潛遁保裔為所圍力戰死之高陽關在安州都部署官掌兵事為去聲○李繼遷先朝奪所賜姓名寇邊不已攻陷靈州西涼六合首長潘羅支要而擊之繼遷中流失死於靈州之境其子德明府潘羅支乞會王師討之繼遷攻陷西涼請降復賜姓趙後封為西平王賜姓名繼遷嘗太宗朝叛而降賜姓名趙保吉既而復叛○楊嗣楊延朗智勇善戰加團練使廣惲之目曰楊六郎○景德元年契丹主與其母蕭氏皆將相也王可知矣立為太子至是即位更名恒語去聲記室官掌校

李繼遷死

○渤海曰來和天道家之寫言楊子德磷託夢欺人皆不明降足信也曾先之務復賜撫奇事蓋茲書本姓趙民間野史是等之事讀者宜看破焉

契丹大舉入寇

士侍講侍讀之置自此始

寇準定親征之議

契丹陷德清軍通貝州遂抵澶州遼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欲笑自如帝聞之大驚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無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準曰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退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弃廟社欲幸太擧入寇中外震駭參政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準曰陛下欲得獻策之臣斬以衆鼓然後北伐其可否勿問也準曰臣欲得陛下一決耳遂定親征之議上駐蹕韋城尋至衛南契丹擁兵抵澶州北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出御之契丹橫突而陣繼隆等力戰卻之契丹益衆又擊敗之上欲還內準固請上乃令張環等率萬騎先渡河殿前帥高瓊○居營反音營亦力贊猶豫間瓊麾衛士進輦曰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梁適呵之瓊怒曰君輩○以丈夫一致位兩府令虞騎充斥如此此時尚責人失禮何不賦一詩退虜耶遂擁上以渡既至澶州登北城張黃旗幟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斷音端去聲止曰駐蹕車駕暫駐蹕韋城一縣屬開州捷覽統軍順國主挫音佐力贊贊成渡河之策猶豫不決也喪平聲梁適宋鑒作馮拯聞去聲先是王繼忠

契丹請和

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衆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陳瓘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歷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

○張時泰曰謝安以奕棋而敗苻堅孰鞭斷流之衆寇準以飲博而喪契丹傾國入寇之師同一矯情鎮物也

南朝爲兄北朝爲弟

者陷虜嘗言和好之利故雖大舉亦遣使以繼忠書來上命曹利用報之至是利用與契丹使者韓杞偕來請世宗所取關南故地上曰地必不可得寧與金帛以和準意亦不欲與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復生心準蓋欲擊之使集輸不返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遂再遣利用往利用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召曹利用至帳語之曰雖有勅旨不得過三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準斬汝矣利用卒以絹二十萬銀十萬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準初發京師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勅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恐欽若沮親征之議以其有智且有福出欽若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修齋誦經而已上還自澶淵待準極厚欽若歸深恨準嘗退朝上目送準欽若進曰陛下敬準爲其有社稷功邪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恥也上愀然欽若每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爲孤注上待準遂寖薄尋罷相(好去聲故地初晉主石敬瑭請契丹共滅唐割幽薊十六州與之後周世宗伐契丹取瓦橋關益津關之南瀛莫易州之地)惠平聲(百萬)絹百萬匹銀百萬兩(語去聲過音戈下同天雄軍河北魏博節度唐代宗寵其軍曰天雄澶淵澶州古名澶淵爲其之爲去聲孤注如賭博只有一注錢物以決勝負)以王曰同平章事且王旦同平之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蓋致簒竊相仍而子孫被俘哉嗚呼晉之武帝宋之眞宗其失一厥功偉矣

○雲間張氏曰謝安以奕基而敗苻堅投鞭斷流之衆寇準以飲博而喪契丹傾國入寇之師同一矯情鎮物也厥功偉矣

王旦同平章事

郎必做檀三槐○戶乖反音懷周禮面三槐三公位焉註槐懷也懷來遠人於此欲與之謀于

以王曰同平章事且王祐之子也太祖嘗遣祐按事謂祐還與王溥官職祐不徇太祖意竟不大用祐曰祐不做兒子二

也、
趙德之爲城下之盟而明上選注城下盟諸侯表乞所深恥欽若曰陛下知博采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在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王欽若請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契論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天尊降作玉清昭應宮其子是有數存焉、
○袁氏曰拙概之言公一時自紓其幽懣也而卒驗於帝

庭曰吾後世必有爲三公者至是旦果爲相深沈有德望能斷大事上心深屬之趙德明嘗以民饑上表乞粮群臣皆請責之旦曰臣欲詔德明云寨上儲粮不可與已於京師積百萬可自還衆來取德明再拜受詔曰朝廷有人欽若何以屈耻欽若知上厭用兵謬曰取幽薊（音計）乃可上令思其次乃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得天瑞前代有以人力爲之河圖洛書果有此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於是自大中祥符以來數有天書降（○王欽若言得天書于奉）

（卑）卿有飛語聞於上乃遣祐往問狀（不大用）祐至魏博但決配（按事時魏博節度使符彦卿家僮二人挾勢之罪還又力保彦卿無罪且極言當以五代殺無辜爲戒帝怒安置華州（二）上既入欽若之言數問郎且行也（圖音燭上表）之上上聲、

（太中祥符）四字年號（天書降偽作書云自天降）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左承天門南四月降大內六月王欽若奏太中祥（太中祥符）四字年號（天書降偽作書云自天降）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左承天門南四月降大內六月王欽若奏太中祥符五年聖祖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是趙氏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復降生趙氏族謂上尊聖祖曰善撫育蒼生毋忘前志尋尊號聖祖曰九天司命保生天元天大聖后○上在位二十六年自元年呂端罷後張齊賢李沆呂蒙正向敏中畢士安寇準王旦相繼爲相惟旦居位十一年當李沆爲相時旦甫參政沆喜讀論語嘗曰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謂細事不足

彼東談啣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

王旦疾篤帝親臨問手自調藥并賚賜賜之遺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卒帝痛悼不已

張詠臨卒上疏曰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誠忠定

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太中祥符封禪祠祀土木並興旦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每有大禮且輒以首相奉天書以行常恢恢不樂欲去則上遇之厚及薨于位遺令削髮披緇（側持反）入道云（沆音阮上聲向音鉤文靖李沆諡文靖公道令令去聲削髮披緇如僧禮馮道後唐相無所可否）張詠嘗言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德望無如李文靖深沈才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當旦之世王欽若已相欽若罷寇準再入相參政丁謂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汙準鬚（○相俞及音須在口上曰鬚在下曰）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甚愧恨準罷李迪丁謂爲相準遠貶迪罷謂獨相時上已有疾昏眩如準罷貶皆謂白中宮行之上不知矣尋崩年五十五在位改元者五曰咸平景德曰大中祥符曰天禧乾興太子立是爲仁宗皇帝（王公旦挌諍同寇公準方面之寄鎮一方面爲官之爲去聲遠貶初貶雷州司戶移道州司馬中官劉后太子眞宗第六子）

仁宗皇帝名禎（○初名受益眞宗第六子也）母李氏章獻明肅劉皇后子之眞宗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蓋謂眞宗嘗額大仙丁笑遂命降爲眞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自昇王

劉太后同聽政

為俗史也

○呂氏曰至是季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之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去其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此準之所以重得貶也

仁宗紀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毀曰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拜訖而沒後追贈中書令復榮國公謚曰忠愍公外裔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幔三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

帝謂輔臣歎惜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眞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珏同惡時人目為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

太后臨朝參知政事兗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孰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

為太子年十三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

李氏帝所生母劉皇后眞宗正后子之養為子纘音贊喻和也好去聲

丁謂用事竄寇準為雷州司戶參政王曾密奏謂包藏禍心眞宗山陵擅移皇堂於絕地遂罷謂貶至崖州司戶謂初命學士草準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為證事及謂竄學士乃用其語人快之

雷州風瘴海南山陵與眞宗擅移皇堂增穴也葬所

時丁謂為山陵使因山陵都尉而先恭從那中和言移山陵向上既而上穴有水石故王曾奏之令平聲無將將音漿春秋傳云大臣無將將而必誅公子牙今將蘭將者言將弒君也不道如大逆不道誣上不道之類用其語葬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不臣之辜常刑罔赦方逐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然準竟不及北還而卒○賻人植竹祭公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謚曰忠愍王曾為相王欽若再相欽若卒張知白相知白卒張士遜相士遜罷呂夷簡相惟王曾自天聖初居相位至是七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曰狀元三場唉著不盡曾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眞宗末正色立朝朝廷賴以為重作相日所進退士莫有知者或問其故曾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

解音介發解鄉舉禮部會試廷試殿試己音紀○

交阯黎桓景德中卒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來貢賜名全忠大中祥符間全忠卒子德政立來告喪封交阯郡王

景德眞宗年號

而自立至是公纘卒子隆緒祖號聖宗子宗眞立○西夏趙德明卒子元昊立○劉太后以上為己子而上母李氏默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亦畏后不敢言疾革乃進位宸妃而薨宰相呂夷簡欲太后宜備禮以葬曰他日莫道夷簡不

第名字未詳告音谷○契丹主隆緒殂號聖宗子宗眞立

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揚太妃保護之以是帝雖眷太后崩

太后崩

上始親政

發皇后

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揚太妃保護之、以是帝雖眷太后崩、

太后崩

上始親政

發皇后

曾說來宸妃卒○婉儀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揚太妃保護之以是帝雖眷太后崩

曾說來宸妃卒○婉儀、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揚太妃保護之、以是帝雖眷太后崩、

後又追尊爲皇太后踰一年太后崩稱制十一年。已音紀嬪御周禮有九嬪九御李氏處其

後又追尊爲皇太后、踰一年、太后崩、稱制十一年。已音紀、嬪御、周禮有九嬪九御、李氏處其

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

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

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

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

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

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

○呂氏曰敬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姦邪爲最以爲相道之闕於君德者如此

○呂氏曰、敬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姦邪爲最、以爲相道之闕於君德者如此、

曾說來宸妃卒○婉儀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揚太妃保護之以是帝雖眷太后崩稱制十一年。已音紀嬪御周禮有九嬪九御李氏處其

後又追尊爲皇太后踰一年太后崩稱制十一年。已音紀嬪御周禮有九嬪九御李氏處其

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

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

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

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

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

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

○呂氏曰敬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姦邪爲最以爲相道之闕於君德者如此

○呂氏曰、敬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姦邪爲最、以爲相道之闕於君德者如此、

蔡襄時尚美人楊氏四賢俱得幸數與皇后一不忤帝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使后譖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問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仄狠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

蔡襄時尚美人楊氏四賢俱得幸數與皇后一不忤帝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使后譖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問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仄狠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

趙元昊僭號大夏皇帝

趙元昊僭號大夏皇帝

○周靜軒曰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天聖二年冊立皇后郭氏至是已越十年未聞其有失德何爲遽廢之耶仁宗偏愛妾媵若訥奏其書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沫靖修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仄夷簡納賂示恩夷簡曾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以無所建明而罷張士遜章得象代之郭皇后之言宋鑒上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太后所任恣罷之退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由是并罷夷簡詳見仁宗明道二年尚美人姓也九嬪之下有美人一等尚美人出知秦州仲淹出知睦州知開封府景祐元年召仲淹爲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執政恐之命知開封府數音朔餘靖尹洙在館閣之職坐貶靖出知饒州館閣余靖尹洙前職而知饒州監筠州酒稅洙監鄧州酒稅益恥事如廢郭后之事亦貶貶修夷陵令

若訥奏其書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沫靖修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仄夷簡納賂示恩夷簡曾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以無所建明而罷張士遜章得象代之郭皇后之言宋鑒上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太后所任恣罷之退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由是并罷夷簡詳見仁宗明道二年尚美人姓也九嬪之下有美人一等尚美人出知秦州仲淹出知睦州知開封府景祐元年召仲淹爲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執政恐之命知開封府數音朔餘靖尹洙在館閣之職坐貶靖出知饒州館閣余靖尹洙前職而知饒州監筠州酒稅洙監鄧州酒稅益恥事如廢郭后之事亦貶貶修夷陵令

○趙元昊據有夏銀綏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州之地居興州阻賀蘭山爲固僭號大夏皇帝入寇西邊驟然泡雍經略西夏聞元昊將攻延州懼甚閉門不救劉平戰中官黃德和誣奏平降賊以兵圍其家議收其族富弼言平自環慶來援奄臣不救故敗罵賊

○趙元昊據有夏銀綏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州之地、居興州阻賀蘭山爲固、僭號大夏皇帝、入寇西邊、驟然泡雍、經略西夏、聞元昊將攻延州、懼甚、閉門不救、劉平戰中官黃德和誣奏平降賊、以兵圍其家、議收其族、富弼言平自環慶來援、奄臣不救、故敗、罵賊

球斥正妻又惑衷
簡之說而發之則
於夫婦之道非禮

州時軍興多事張士遜致仕呂夷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爲邊

延州諸砦多失印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敵設寨使更出衆敵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蕃漢之民相踵歸業元昊之寇三川也韓琦使任福

契丹等傾兵七十餘萬來取關南趙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

養病坊邪於是士遜致仕呂夷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爲邊

而死德和誣人冀免坐腰斬范雍罷○初元昊詐乞和范雍信之不爲備於是賊安

帥仲淹嘗兼知延州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爲意小范老子

胷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邊人爲之語曰

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

膽昊之不得大逞蓋韓琦仲淹之宣力居多夏銀已下十四州縣屬陝西會

屬羣昌餘並屬甘涼西即延安郡降者項平羣環慶二州皆屬羣良嘉亦臣范雍冀免案元昊寇延時德

和引兵先走至是遂訛奏平希以自免腰斬免斬德和無所

補無所補益朝廷琦音奇上聲小范老子仲淹戎人謂知

州曰老子大范老子范雍籍慈夜切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擾遣泛使求石晉

所割周世宗所取關南地知制誥富弼接伴時夷簡任事人

十族焚其積聚而還○周靜軒曰韓琦料敵之心至是可見矣元昊之寇三川官軍不爲捍禦乃使任福夜攻白豹破其族屬焚其積聚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師貞丈人吉無咎韓琦有焉

增諫官

元昊更名曩霄上書請和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城青澗夏人屢來攻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

莫敢抗弼數侵之夷簡欲因事罪弼以弼報使弼至往返論

難力拒其割地使還再遣而國書故爲異同夷簡欲以陷弼

弼疑而啓觀乃復回奏面責夷簡易書而往增歲賂銀絹各

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歲送至○滿定和議而還泛使泛海之使關南地說見上接伴陪奉泛使

數音朔報使報書奉使契丹既歸復命再往聘草詔及誓書弼請增三事毋

案弼使契丹論難皆去聲復音伏易音亦○

廣開塘池增屯兵嘵容受叛亡賢行中使持誓書至武強投之

弼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一書詞與口異則事敗矣發視之

果不同乃馳還易書行○論曰通兩國之情結無窮之好者

莫重奉使之職古者兵交則有往來覘敵之使事已則有玉帛結好之辭貢育之勇良平之智則不遣也

方契丹攏兵壓境使者悖慢上命報聘無敢行者獨富公毅然而往入虜庭詰其君臣往返辨論不啻數十百語至令

契丹君臣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皆公之力也

余靖祭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召夏竦爲

呂夷簡求罷上遂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命王素歐陽修

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恭酬百鍊慶曆聖德卒得衆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貴

○茅鹿門評朋黨論曰忠言讜論破千古人君之疑大率類劉尚諫昌陵疏

○顧迴瀾評歐盧陵朋黨論法至嚴而語至易至嚴所以別君子小人至易所以見忠誠剛正歐公之文前儒所未有也

慶曆聖德詩

歐陽修

○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聲害事也大姦之指諫也（更音庚）（弭拔）易曰拔弭連茹言善類相引（距脫）雖之勇也以距脫則不能爲他雜之害也仲淹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詩仲淹拊股謂琦曰爲此怪鬼聲壞事諫因與其黨造論目衍等爲黨人歐陽修乃作朋黨論上之略曰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情疎反相賊害君子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進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州本作撫非爲此之爲去聲目稱也上聲○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願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范仲淹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以余靖爲右正言則言路開而正人得失觀修之所進朋黨論豈不切中時之膏肓哉修上書曰杜衍范仲淹雖琦留輔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開其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

杜衍　務裁僥倖

發明仁宗以歐陽

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推去乃上疏曰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

○仲淹遷參政富弼爲樞副上既擢仲淹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仲淹等皆惶恐退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徒含反延也又廣也）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悉用其說惟武備欲復府兵一說宰相以爲不可時章得象晏殊並同平章事未幾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諫等造謗故仲淹等不安於朝歐陽修亦出使河北晏殊罷杜衍同平章事衍務裁僥倖每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十數輒納上前上嘗語諫官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邪朕在宮中每以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會衍婿蘇舜欽監進奏院用鬻故紙公錢

祀神會客御史中丞王拱辰素不便衍等所爲因攻其事盡
獄得罪者數人拱辰喜曰吾一網打去盡矣衍相七十日而
罷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韓琦罷樞副知揚州事章得象
罷陳執中平章事昌朝罷夏竦代爲樞密使（見音現札側一八切紙札覃延也）
（復音伏府兵見唐太宗紀幾如宋內降詔旨格音谷數上聲）
（悟去聲會客會進奏院祠神舞欽用鄂故紙公錢召妓會客）
（罪舞欽除名洙等皆逐去）（得）○鼎州卒王則反文彥博宣撫
河北討平之彥博入爲平章事○趙元昊慶曆初嘗因范仲
淹請和及獻數歲竟納款復稱臣乘命爲夏國主名最嘗歲
賜銀絹茶綵○（會字反音采綵也）二十五萬五千遂不復寇邊辛子諒
作立（襲音襲）上聲○陳執中以無所建明罷○夏竦罷宋庠代之
尋同平章事未幾罷（幾如）○張貴妃兄堯佐一日除四使監
（此）
（日除四使）○呂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仲淹已即世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旱遂免然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狄青夜度昆崙閱執白旗麾將將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

契丹主洪基立（彥博與弼同召至）

察御史裏行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文彥博向守蜀以燈籠
錦獻貴妃得執政故黨堯佐上怒遠貶介彥博亦求罷罷籍
平章事（兄）當作諸父安宋鑒貴妃乃堯佐姪也（四使使去聲宜微飾度景靈群牧裏行）（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處御史之官）（介音界）（燈籠錦名閒金奇錦貴妃以爲服（遠貶）貶唐介爲春州別駕王舉正救之改英州）○廣
源州儂智高寇廣州連歲陷諸州自邕至廣西皆被其害命
樞副狄青討平之還爲樞密使（源州峯蹄云源州號爲邕管即邕州儂音農）○龐
籍罷○陳執中梁適平章事適罷劉沆代之執中罷文彥博
富弼並同平章事士大夫相慶得人上曰人情如此豈不賢
於夢卜哉上嘗問王素孰可爲相素曰惟宮官妾不知姓
名者可充其選上慨然曰如此則富弼耳（駿上聲高宗紹得傳說西伯卜得太公）
○契丹主宗真殂號興宗子洪基立○交趾李德政卒子

日遵立○劉沆罷文彥博罷韓琦平章事富弼罷○王安石
○字、介甫知制誥安石每遷官遜避不已至知制誥則不復辭官
矣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誤食鉤餌已悟而食之既上以其
不情而遂非惡之安石有重名士爭向之惟蘇洵○字、明允、號老泉
不見著辨姦論亦以爲不近人情必大姦慝○他德反、音忒、惡也○己、悞誤
劉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二論御臣曰任官曰信賞
曰必罰三論揀軍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
曰務實(揀)音簡選擇○策制科人得蘇軾○字、子瞻蘇轍○字、子由號潁
濱共老泉之子○曾鞏平章事○上在位四十二年改元者九天
聖明道則垂簾之政也景祐以來政由己出寶元康定間西

鄙多事慶曆更化君子滿朝至皇祐至和嘉祐天下承平無
事恭儉之德愛人恤物之心自即位至升遐終始如一日遺
制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壽五十四皇子
立是爲英宗皇帝(垂簾)劉太后聽政(己)音紀(庚)音庚(遺制)升遐詔制
英宗皇帝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第十三子也太宗之曾
孫也仁宗立爲皇子賜名曙○常恕反、音署仁宗崩固避數四而後
即位以憂疑致疾慈聖光獻曹太后權同聽政上舉措或改
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
賴宰相韓琦參政歐陽修等調護上既康復親政太后撤簾
琦一日出空頭勅修已僉趙槩未僉修曰第書之韓公必有
說琦坐政事堂召內侍任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斷○音

不喜悅○問靜軒曰宋自用安石變更法制毒流四海其禍至於宣靖而未已然觀其所上之書則其矯世變俗之志昭然可見雖得遂志於熙豐其進實基於端拓綱目因其召用而特書於冊者以明小人肇禍之始此正始之初六號家踶躅之戒耳其謹微之意益深切哉

宋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逋嗣吾歸矣因屑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

交趾郊詔百官迎之士李日太夫相慶於朝帝遷立遷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版卜今联用二相人情如是云

蘇洵著辨姦論蓋爲文彥博輩發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司馬光進士上第授淮南三判官五規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革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

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議崇奉濮王典禮

以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光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邪光乃就職○發明契丹改國號遼則與中國等故自是卒則書死優則書入寇不使與中國並已

契丹改號大遼

其州安置○其黨史昭錫等悉徙嶺南方中外咸快之蓋交鬪兩宮之人也（歟上聲曾太后）

仁宗后（閻音潤）兩宮（太后英宗）還政（空頭勅）勅出未書姓名（空音控）第書之修勘堅不第命（署任）音去

①議崇奉濮王典禮執政欲稱皇考又以太后詔令上稱親司馬光泊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劉摯蘇轍等爭之（濮蘇）司馬光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爲去聲）不敢復顧私親（濮主宋）稱皇伯而不名（罷翰林）後范鎮罷翰林之任（解言職）呂誨范純仁呂大防解諫靜之職（罷侍講）呂公著亦罷侍講之官○案儀禮喪服記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齊衰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夫爲人後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聖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爲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發其所生矣司馬等之論其未當於理也明矣○契丹改號大遼○上崩在位四年改元者一曰治平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爲神宗皇帝

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麾帝乃書曰立大王爲皇太子

召安石爲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廣義用安石罷魏公此泰之終否之初也可不愼哉○雲間張氏曰王安石之奸李師中知之韓魏公知之呂誨知之吳奎知之而唐介孫固亦知之獨韓維呂公著兄弟不知之也使其知而薦之則

神宗皇帝名頊（許玉反音旭英宗長子初封潁王）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

曹太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后所曹太后所）○自有濮議以來言者攻歐陽修不已遂罷韓琦亦罷○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入對首以擇術爲言必稱堯舜○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爲太平可立致呂誨時爲御史中丞將對學士侍讀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徒干反音檀射也擊也）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此言邪安石執偏見喜人佞己天下必受其弊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搢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疑其太過誨言太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

韓呂不惟爲諸公王安之罪人而且爲萬石謙世之罪人也行新法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琦爲愧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帝泣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

○齊滕拙堂曰宋室之禍始於王安石人人所知也然安石安人不足貴余獨不能無恨於韓魏公也何以言之安石之進用以公之去朝也公三朝元老宿德重望壓服天下天子信倣群賢倚賴公在朝則安石不敢恣神宗公爭之則神宗決不相安石公一聚足而安石遂得行志然則公之去留宋室禍福之機也公不能豫察安石之安則已苟察其安爲可不爲之防哉

又曰公三朝元老處周公之地行周公之事宿德重望周公之流亞也獨憂國之心不若周公爲可恨也

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疏其十事上兩降手詔喻詢論論之不已遂罷詢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言周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安石多與呂惠卿謀

○安石謂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人號安石爲孔子惠卿爲顏子

將對詢將入對音漿下同司馬光時爲學士而兼經筵侍讀乃新云彈新參政王安石君實司馬光字已音紀十事大略言在仁宗朝舉賢不當而不肯謝恩丁憂服滿而累詔不起終英宗之世而不臣在神宗之初而託疾及除知江寧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避避承重任則不辭二也侍講侍讀本爲進說乃詰坐自尊三也居政府多乞御批以沮異議四也自糾察司舉駁與法官爭論每抉情壞法拘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惟欲其榮貴顯在政府則無非賢弃威權六也貶黜異己萬端害政七也嘗黼坐奏對不知畏敬與唐介爭論遂致喧嘩八也上方親睦九族乃棄張辭光離間岐王之罪九也邦國經費在於三司乃欲額外增員十也泉府之官周禮地官下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賈之泉弘羊見漢武帝紀劉晏見唐德宗紀粗音措上聲

先是治平中邛雅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愀然不樂客問其故雅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

○天一道南陽而北陰朝廷君陽而臣陰地氣自北而南是臣朝君之義故天下治地氣自南而北是君從臣之義故天下亂

至是雅言果驗云

治平英宗年號杜鵑成都記杜宇亦曰杜王自天而降

行青苗法以爲周官國服爲息法也

青苗法以常平糴本作糴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國服云有司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各以其所服國事貢物爲息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以其所

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石言災變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進退繫正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爲用捨

察農田水利 賦役均 倉法 行預貿法

例恐例誤、

○鴻臚曰安石之言善矣惜哉所舉偏頗青苗一事遂貽禍於後世富弼之論陋矣然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一語可以爲萬世龜鑑

○五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立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蓋假開禮泉府國服爲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爲民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謂之時曰隨租納斗斛有

○行青苗法 制貨物低昂 使常得其平

○富弼出知行中府轍江南府推官

○行青苗法置常平官 制貨物低昂 使常得其平

○富弼出知行中府轍江南府推官

罷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初附安石既相頗爲異同

○行預買法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 預買法見均輸法注 令非聲 紬絹繒大絲曰紬小絲曰絹

○趙抃罷抃曰所爲事夜必焚香告於天 告音谷

○親試舉人

○行均輸法 命發遣使領之 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以待之

○臺諫劉琦錢顗 琦魚豈反音蜡

○諫院范純仁檢詳文字蘇轍以議新法罷 檢詳文字官掌供條例許罷純仁出知鄧州轍江南府推官

初用策 用策廷試之衆自此始

○行青苗法置常平官 制貨物低昂 使常得其平

○富弼出知行中府轍江南府推官

○行均輸法 命發遣使領之 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以待之

○臺諫劉琦錢顗 琦魚豈反音蜡

○諫院范純仁檢詳文字蘇轍以議新法罷 檢詳文字官掌供條例許罷純仁出知鄧州轍江南府推官

○行青苗法置常平官 制貨物低昂 使常得其平

○富弼出知行中府轍江南府推官

○行預買法令諸路預給錢和買紬絹 預買法見均輸法注 令非聲 紬絹繒大絲曰紬小絲曰絹

○趙抃罷抃曰所爲事夜必焚香告於天 告音谷

○親試舉人

孫覺御史裏行程顥

○胡老反音昊字伯淳號明道時爲監察御史裏行以議新法罷 罷音

右正言官掌諫諍

○中丞呂公著裏行張戩以議新法罷 罷音

定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繳定詞頭罷 詞頭詰命

初用策 用策廷試之衆自此始

○趙抃罷抃曰所爲事夜必焚香告於天 告音谷

○親試舉人

孫覺御史裏行程顥

○胡老反音昊字伯淳號明道時爲監察御史裏行以議新法罷 罷音

右正言官掌諫諍

○中丞呂公著裏行張戩以議新法罷 罷音

定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繳定詞頭罷 詞頭詰命

以嘗上萬言書及擬對廷試策議新法抃安石爲景溫所劾

○謝景溫爲御史知雜 官掌知御史雜事

○直史館蘇軾

以嘗上萬言書及擬對廷試策議新法抃安石爲景溫所劾

○謝景溫爲御史知雜 官掌知御史雜事

○直史館蘇軾

也李定爲秀州判官呵附安石遂以定爲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繳還詞頭以定賜自幕窗而升位執法非故事復下蘇頌李大臨皆繳還

去（上聲之上上聲下同）爲去聲○鄧綰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百姓歌
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以爲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
未嘗取息曰願紹者聽則是樂取未嘗抑配及其施行
之際實則不然者請建之初姑爲此美言以惑公聽而
厭衆論耳夫奄有四海之大億兆之衆所以富國之術
義無不可而取擧貸取息之利則是立保甲法蔽來而爲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徵錢
更科不抑配有利而無擧法害尚且不可況無利而有害哉

舞青苗免役等法又與安石書及頒置中書檢正以綰爲之
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我須爲之（伊呂伊尹呂望免役）

數議新法及嘗薦蘇軾孔文仲罷乞致仕（數音朔陳升之罷下同）

○策制科人呂陶張繪孔文仲力詆新法皆報罷○范鎮以
○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安石當國斥其不附己者一時排
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更音庚）去聲○安石
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
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擧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
海隅而用韓絳並相則同惡相濟矣○立保甲法（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
大保爲都保選衆所服者二
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自置弓箭習武藝
○曾布爲中書檢正○更科擧法罷
○司馬光先自學士除樞副力辭不拜數言新法之害
上喻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曰不聞上曰外人云朝廷以
爲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館
職策問專指此三事策問光所爲也光數請外得永興移許
州上言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
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屢請判
西京留司御史臺至是得請後四任提擧嵩山崇福宮（謝病）
汚衊一年六十即乞
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歐陽修先知青
許州不赴上言之上上聲風請不從判西京故居洛十五年○歐陽修先知青
安石不合故屢請出補外宜永興宋名陝西安西府曰永興
軍京兆郡移許光初出如永興本路青苗助役得免後移知
州上言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
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屢請判
西京留司御史臺至是得請後四任提擧嵩山崇福宮（謝病）
外以擅止給散青苗錢從知蔡州至是乞致仕○修以風節
自持既連被
○富弼先知亳州坐格青苗法從知

罷差役　然罵之曰爲在郡役行墟郡在朝墟朝者募役吁天道何以容之　評爲古今第一小法　立大人亦宜哉

學三舍法　初上篤意經學深行市慁貢舉之弊且以易法西北人材多不在行保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言於帝曰進士頃方科試詩賦亦多得田均人然士少壯時正稅法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王部及其入官世事皆上平所未習此科法敗或衆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追復古制則慮於無漸宜先除去聲律偶對之文

使學者得以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章惇察訪湖北論語孟子　○雲間張氏曰安石定科之法最爲得之觀其言曰云云其識見尚於人遠矣但曰士各占治一經而春秋獨置三經義不與者此所以爲十古叛經之罪人也

流民會歲饑征欽哲愈入京東北流民毎風沙霾曀扶携塞道贏

汝州（先知）之一知、宋鑒作判下同（格）音各、

○罷差役行募役法（差役）不驗甲粮差人充役（募役）令人戶等第輸免役錢募人充役　○立大學三舍法　初入學爲外舍不限員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一百員　○行市易法　舍法初上篤意經學深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支官錢收貨在間遇有客商物貨出賣不行願賒貸入官許至務投賣如願折換官物者亦聽之　○置熙河路以王韶爲經略安撫等使先是韶上平戎策謂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吐蕃唃厮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絶夏人右臂安石以爲奇謀始開熙河之役韶又據青唐咽喉之地邊堠益斥役兵之死亡甚多（熙河路）屬陝西路出蘭州大小榆谷東入于河古渭皇祐中以渭州地置古渭寨即隴西郡蘭州屬鞏昌即隴西郡（蘭州）屬鞏昌（唃厮囉）唃音恪色厮囉蕃族首領名以絶云云言若得熙河等處如斷西夏人右臂（河洮）即熙河路（岷）音泯平聲屬鞏昌今西和州（宕）音唐去聲屬順元今渠州（青唐）鄯州又名青唐咽喉之地要害之地如咽喉（堠）音后封土表界曰堠十里一置五里一堠　○中書檢正章惇察訪湖北始議經制南北江蠻辰州南北江乃古錦州之地接施黔洋（洋）同洋則良反柯命章惇措置惇言招諭梅山蠻徭令作省戶皆歡迎其實殺戮浮屍蔽江（悖）音敦察訪云云悖爲中書檢正而承命察訪湖北經制江蠻方始建議經畧制御南北江之蠻夷（辰）州屬湖廣（施）州屬州南（洋）柯郡屬川南今珍州（徭）音遙南夷別種曰徭省戶歸附之民減省戶口　○置詩書周禮三經義局安石提舉呂惠卿及安石子雱等爲檢討（雱）音滂　○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監安上門鄭俠畫爲

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艸根至身被鎖械而負凡揭木貢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奏帝反覆觀圖長叫數四以袖入內是夕不能寢

求直言

翌日罷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大雨遠近沾洽

行手實法

輔臣入賀雨帝示以快所進圖狀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琉泣於

行戶馬法

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

韓琦薨

○滕拙堂曰神宗慨然以天下爲憂不可謂非有爲之主也公若導之以義方引當時賢者置其左右又安知其不爲中興良主也及安石代相悍然自信言無忌憚神宗慣聞其說上不畏天變下不恤人言祖宗之法制地變亂至盡其輕躁好大之心至是不可復救非安石教之豈其至於此而致使安石教之則

命韓縝如河東

之上上聲下同百不及一百中無一江寧府屬江東即金陵已音紀手實法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如有隱落許以其三之一二付告捉者充賞逆閻如字○行戶馬法見前保馬法也○判相州韓琦薨○州治湯陰馬皆驚

琦天資忠厚能斷大事治平間爲首相政事問集賢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大事則自決之矣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朝廷不從即命散給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在鄉郡八年而終御製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集賢次相當公亮東廳參政趙槩西廳參政歐陽修鄉郡而判相州故曰鄉郡兩朝云云英仁宗英宗遺命而有策立天子之元勛○命韓縝如河東割地先是遼使屢至言河東沿邊增修城壘起鋪舍侵入彼國尉○紆物反音鬱應朔州界乞行毀撤別立界至蓋遼人見朝廷招高麗建隆河西山植榆柳創保甲築河北城池創都作院降弓力新樣置界北三十

七將疑有復燕之意故以爭地界爲名觀朝廷所以應安石斷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東西失地七百里（緜音診割地山在舉昌東武一縣都作院修兵器所三十七將割地與遼西名號未詳復音伏斷音端去聲將欲之將音漿）○安石再相二年屢謝病子雱亦（○普郎反音磅）死求去（○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尤力上益厭其所爲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自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取綏州夏人即欲興兵報復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大入寇安石雖用王韶取熙河之策徒搆怨西蕃致鬼章等屢爲寇患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所用沈起劉彝又生釁南方（交趾李日尊卒子乾德立起釁相繼知桂州集主丁爲保甲於海濱集舟師教水戰禁止州縣與交人貿易交人大舉入寇圍邕州陷欽廉聲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以困民出兵相救安石怒遣趙卨等討之官軍死者十六兵禍訖安石之去而未已（卨息列反）

王珪繼安石爲相充先在政府數言政事非便既代安石蔡確鄧潤甫等共攻之不能去（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嘗仲南轍報復之音伏鬼章西蕃大酋交人交趾人（邕欽廉三州屬海南鞏音拱）十六中死六（歐音朔確苦角切）○元豐元年知湖州蘇軾安置黃州（○爲團練副使）先是中丞李定言軾自熙寧以來怨謗（定青苗錢謂散青苗錢）君父（舒亶亦言軾議時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上二句云杖藜黍飯去）而以春秋爲斷爛不列於學宮浙歲既頒天下傳習主司以之取士學者以之進身其蔽世誣民充塞正道何異洪水禽獸之害乎又作字說穿鑿附會流於佛老是乃援儒入墨非特當世之罪人實爲世之罪人也

蘇軾安置黃州

軾論積欠狀曰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

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滹齋曰使河豚無毒其味負勝大牢者而屬其毒忽戕害人命安石河豚也於其學問識見頗超軼衆人若使安石無毒邪則韓富有所不及而以青苗新法流毒天下遂至使蒼生靡爛嗚呼神宗嗜味而不知毒者悲夫

遺表略曰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

堯舜終無術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㊀興水利謹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㊀禁鹽其他觸物即事無不以議謗爲主乃追軾繫御史獄詔定與張璪推治王珪言軾有不臣意舉軾檢○檢古外反音瞼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蜀而軾彼求之地下之難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檢何預朕事上本無意罪軾吳充王安禮皆勸上容之獄成而有是命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上實滁軾尋移汝州且復用矣爲蔡確張璪○皓反音早等所沮㊀湖州屬江浙即吳興黃州屬淮西㊀業販怙之也音賢鹹地也東方曰所西方曰鹵㊀明法唐制有明法律之書鹵本名柏葉松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

上誤聽明凌成獨惠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窮困豈謂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祕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名資治通鑑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

二人姓名未詳爲蔡之爲去聲○吳充罷踰月而卒○元豐元年大正官名章事爲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爲之參知政事爲門下中書侍郎章惇張璪爲之置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禮爲之以三省統領百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珪爲相人謂之三旨宰相凡事惟曰取聖旨得聖旨則曰領聖旨退書之則曰奉聖旨而已上厭之確謂珪曰上久欲取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命內侍李憲等分道伐夏國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凍餒者十五六憲上再舉之議徐禧又議築永樂新城夏人大舉攻城城陷禧等蔣奬官及諸軍死者萬三千上聞奏慟哭

門下中書省參政爲中書侍郎三省中書門下侍郎門下省參政爲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尚書十五六㊀十損五六㊀上上聲㊀樂音洛㊀新城在銀

成
○何維棋曰、人主負高世之資者、恒患於喜功、人臣售遇主之術者多失於自用、茲二者常相因、為害可勝道哉、宋自開國百餘年、海內久安、神宗乃以不克復幽燕為病、夙夜勵精欲雪數世之恥、為世人所不能為、於是在廷惡鯁之臣、斥司馬光資治通鑑之王安石拔引為佞、悉更祖宗成法、經營所謂富強者、既而民怨日甚、外患日熾、帝至中夜不寢、選擇而行、悔何及矣、

（川、東南二十五里）○富弼上遺表、言忠諫杜絕、諂諛日進、興利之臣、爲國斂怨、又言西事大可憂、望留聖念、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不忘朝廷、至是薨（上聲、爲去聲下同、公輔之望守輔聲望處音杖）一紀十二年曰紀、○宰相同對上、有無人才之歎、蒲宗孟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帝曰、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爲容、宗孟罷光邪、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爲容、宗孟罷

司馬光資治通鑑成、上即位之初、已嘗御製序、至元豐七年、書始上、初、官制將行、上欲取新舊人兩用之、曰、御史太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既而上有疾、又曰、來春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公著兼簡子也、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二、曰熙寧、元豐、厲精求治、日昃不暇食、平生不御畋、○徒年、又、音田、取禽獸也、游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爲也、奈何熙寧以來、誤於安石、元豐以後、用事者終始皆安石之黨、竟爲天下患、憤北狄侵彊、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欲先取夏滅西羌、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赦子無罪而死、永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卒無一事、如意崩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爲哲宗皇帝、（乃不之乃汝也邪音耶）始上之上上聲將音漿

○史臣曰、神宗孝友、雖抑欲輔相不專、遊幸勵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以偏見曲學起、云云、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元豐七年、以孟軻配食孔子、爲鄒國公、荀況爲蘭陵伯、楊雄爲成都伯、韓愈爲昌黎伯、從祀廟庭、

校訂精註十八史略校本卷之六　終

校訂

精註十八史略校本

姚文棟校訂

石川鴻齋補註

七

東京圖書館

門	類	函	架	號	冊
		七		八八	七

7
88

校訂精註十八史略校本卷之七

前進士盧陵　曾先之　編次
清　上海　姚文棟　校訂
日本東京　石川鴻齋　補註

宋〇宋自太祖王帝昺祥興二十年通計三百二十年自高宗都臨安號南京

哲宗皇帝名煦〇神宗第六子初爲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爲太子

先是蔡確遣舍人邢恕邀高公繪欲使白太后言延安沖幼岐嘉皆賢王也公繪懼曰公欲禍吾家亟去恕包藏禍心反謂太后與王珪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子顥賴己及章惇蔡確得無變且播其說於士大夫間矣神宗崩太子即位甫十歲太皇太后同聽政熙寧中太后已嘗流涕爲神宗言安石變

〇帝幼沖嗣位太皇太后臨朝任用賢相政事修舉國內太治號曰女中堯舜太后崩熙豐黨人得志橫行迫貶元祐正人殆無虛日以致禍亂內變夷狄隨踵而起於是中原卒大亂矣

〇羅從彥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王事而言也況太皇太后同聽政

首罷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下東京戶馬級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下罷堤之孝在於保天下罷堤舉保光不即理高之乃舉保光不即理高之乃甲等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官則失之矣

○雲間張氏曰抑親高后聽政之初起司馬光呂公著程顥張載問那恕罷保甲團教方田罷市易番馬諸法皆所以合天心而協人意者也孰謂女后當國而無足稱者哉

兒童走卒者知珪以文章見推流司馬君實君實扣几十六年無所

法不便既垂簾知天下厭苦日久首罷東京戶馬罷京東西路保馬罷京東西物貨場罷諸州鎮寨市易抵當罷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在京免行錢罷提舉保甲錢粮巡教等官罷方田等皆從中出大臣不與（照音吁去聲舍人唐

百官志起居舍人分侍左右掌獻納四方之書太后神宗母高氏神宗崩尊爲太皇太后岐嘉哲宗二十二兄顥亦哲宗兄賴已之已音紀爲神之爲去聲罷抵當神宗時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一今罷之罷汴罷汴河堤岸司每歲所收地課及所放市易常平免役科息錢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類有倍折神宗時呂嘉問奏行願出免行錢詔從之至是罷從中出自太后出（舉與之與音豫

○王珪卒蔡確韓縝爲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光居洛十五年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神宗升遐赴闕入臨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已而召爲執政（臨去聲弔哭也呼去聲

○河南程顥（明道

歲卒顥字伯淳弟頤（伊川

字正叔兄弟皆從濂溪周惇頤受學惇頤字茂叔博學力行聞道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嚴恕務盡理以名節自礪雅有高趣牕前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

稱其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有太極圖通書（瞻炎人口

○蒙遵說尤

行于世顥初從之首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文爲己任顥嘗言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熙寧中以新法不合去國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表叔張載弟頤爲首其死也文彥博來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爲之

建明顥自十五六與弟頤聞汝南周淳頤論道遂棄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迂求於諸家出入於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盎於面背同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暴之容遇事優爲雖窘急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下方名用遂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

程頤顥弟報崇政殿說書文彥博稱爲眞侍講

周惇頤以名節自厲

綱儼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伎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纘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

東都事略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時好談兵年十八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貢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學中庸載感其言益窮六經

邵雍至鄉老書無不讀精於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以疾求去遂築室南山下淑衣疏食專精治學著正蒙書行于世

唐文三變至韓文公方能掃八代之衰追配六經之作嗚呼亦難哉文公沒未幾俳語之習已復如舊云

鶴林玉露江西文章如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蝦蟆不可尚已

又號六一居士自爲傳曰藏書一萬卷集金石遺文一千卷琴一張碁一局常置酒一壺以

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頤嘗語人欲知吾之道者觀此序可矣（是歲元豐八年頤音怡）

濂溪號周悖頤周姓悖頤名太極圖形容無極太極陰陽五行之妙通書四十篇一篇周禮九命士一命今第九品也上上聲推音吹表叔外親曰表夫音扶貿貿焉無見貌千四百年語去聲張子之世凡千四百年去孟子之後先生去聲推明道伊川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學

載字子厚初無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乃盡棄其學而講焉有東銘西銘正蒙理窟等書行于世人謂之橫渠先生（無所不學孫吳佛老之類二程明道伊川共城縣屬衛州共音恭數如字）

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中顥嘗在考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雍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雍歎其聰明（又聞密謂之聰內視謂之明又聞密謂之聰知微謂之明）雍欲以數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邢恕欲受雍不許曰徒長姦雄

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擊壤集歌傳于世人謂之康節先生（共城縣屬衛州共音恭數如字）

富弼司馬光等皆深敬重之（共城縣屬衛州共音恭數如字下並同推音吹下同中去聲加一倍法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類推之無窮長音張上聲皇極云云取大中至正應變無窮之義觀物篇一卷觀物外篇二卷）

宋自歐陽修以古文倡天下文章雖大變而儒者義理之學至周程出然後大明雍惇頤載皆及於神宗之世至顥又歿惟頤在學者宗之爲伊川先生（倡音唱導引也）

元祐元年蔡確罷與韋惇邢恕相交結恕往來傳送語言

一翁老此五物間論者曰自漢以來司馬光為黎以振八代之衰左僕射自唐以後三百餘年而得盧陵以華五季之習夫豈偶然哉

○丁奉曰史稱王安石聞變法喪然不以為意者此安石之矯情或史氏之誤筆也夫安石之躁迫彊戾豈有喪然者乎及聞罷免役而愕然失聲此則眞情矣

安石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文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

王安石卒

宋史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為兒童時凝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太愛之退為家人講云云蹙年六十八謚曰文正御篆其碑曰清心粹德

温公薨

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為知己蘇內翰作公神道碑曰公如麟鳳不數不搏山谷跋司馬温公與文潞公書云司馬公天下士也嘗觀温公資治通鑑如雖數百巡顧倒

自謂有定策功言官王覿（徒歷反音狄）極言惇確及韓縝張璪朋邪劉摯朱光庭蘇轍累數十疏論劾確先黜以司馬光為左僕射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郎吏狀示之安石曰司馬十二年無改父道新法姑稍損其甚者足矣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大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或謂光曰章惇呂惠卿輩他日有以父子之議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言官即諫官）（累上聲）（先黜知陳州其弟安國十二光行（爭）如字（拯音蒸上聲亦丞也）父子之議言新法乃先帝所立而子改之復（音伏）不好（華皃）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辨姦論以刺之安石在金陵常獨語福建子（福建子）（筝）恨惠卿也惠卿叛安石惟章惇終始不叛安石又常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者司馬君實也（語）（如字福建子）（筝）射以呂公著為右僕射下皆倣此文彦博軍國重事程頤崇政殿說書蘇軾翰林學士竇貶呂惠卿鄧綰等◎司馬光為相八閱月而薨大皇太后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温國公謚文正光在位遼人夏人使來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民罷市畫其像印鬻

塗抹訖無一字作艸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史臣曰熙寧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爲之之害民觀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忻鼓舞蓋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翻其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

蘇軾程頤成隙

凡新法之害民觀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忻鼓舞蓋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翻其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

諸賢分黨

惜哉

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求侍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規有所啓悟

宮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數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綱鑑嫣作矯爲是又倚作俯亦作優時諸黨各爲隊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對曰君子指

呂公著卒

呂大防調停

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語晁無咎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使去聲）入（語去聲）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劉安世問光（）言可以終身行之（）諧（）諧皆戶皆反音戲調也謔調戲也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嘲侮之光之薨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門人朱光庭賈易爲言官力攻軾傅堯俞王巖叟呂陶等相繼論列堯俞巖叟右光庭陶右軾是時元豐大臣退於散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諸賢不悟方自分黨相攻有洛黨以頤爲領袖光庭易之不音否枉死市（戲言通當枉死於市門人受業生曰門人易音異論去聲右與佑通元豐神宗年號散音傘閒散閒如字幾如字）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純仁仲淹子也公著尋薨（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謫安州日作夏中登車蓋亭詩譏訕臺諫論確不已安置新州呂大防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爲不宜令過嶺置死地純仁曰此路荊棘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曹政恐不免耳爭之不得臺諫交章攻純仁遂罷劉摯爲右僕射大防摯欲引用元豐舊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等力陳其不

小人爲蕊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

大皇帝初楚記于社日以豬羊肉調和飯謂之社飯

太后既晚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

女中堯舜

可孰罪蘇頌爲右僕射頌罪純仁又代之（濮陽匡）（屬湖廣）（安州屬湖北今德安府）（車蓋亭）安州郡治（譏訕）其詩云嬌嬌名臣郝凱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兼沒知何處歎息思君倚碧灣藍唐高宗上元中以疾欲遜位武后覬覦之不能諫（新州屬廣東）過嶺入廣途經五嶺（荊棘）久無（交章）交上章疏（黨人）（調停）和解兩全

○元祐八年九月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崩臨崩對上謂大防○（防朴直卷直）純仁○（仁務以博大）等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后聽政九年天下稱爲女中堯舜不比外家以擁佑嗣君之故二子一女皆疎以至公御天下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以慶曆元祐並稱焉承神宗厭兵之後與民休息西蕃鬼章爲邊

上始親政侍郎親政明自是而後小人安進知成德軍（發）（元祐）太皇太后聽政年號（爲邊）之爲去聲○上始親政侍郎

說云云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復章惇呂惠卿宦貶極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發）（元祐）太皇太后聽政年號（爲邊）之爲去聲○上始親政侍郎

楊畏之言即入宋朝治亂興亡之幾於此乎判

章惇初章惇恣睢狠愎盡復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竟）（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于化

將擒獻繹不誅以招其部屬夏國自其主秉常卒乾順立政亂主幼屢寇邊失藩臣禮皆強臣爲之以其君民非有罪不忍興師討伐詔諸路嚴兵自備而已（呼去聲曾音層不比私暱曰比嗣君哲宗二子）

楊畏首敘呂大防自謂迹雖元佑心在熙豐入對乞召章惇明年改元紹聖大防罷惇爲右僕射純仁罷惇之來也道遇陳瓘惇素聞其名獨請共載訪以世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既至以漸盡復熙豐之法治元祐人之罪無虛日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趙瞻韓維孫固

州安世于梅州安世至則訴悍將必置之死罪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元符元年得叅郢于咸陽紹聖京等辨驗京以爲叅郢遂命曰天授傅國受命寶

○雲間張氏曰傳國璽者秦之前以金銀爲方寸璽秦得和氏璧乃以玉爲之在六璽之外李斯篆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云云唐王從珂擲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嗚呼璽至

范百祿胡宗愈司馬康等已死者皆追貶奪贈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燾徒到切音導）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王份張耒鼂補之黃庭堅賈易程頤秦觀朱光庭孫覺趙高李之純杜純李周蘇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等皆連貶竄（時有天十下怨疾二蔡二諄之譌）文彥博久致仕降爲太子大保龐節錢藻（藻音早）年九十二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章惇蔡卞請追廢太皇太后所選向氏太妃朱氏泣諫上悟惇卞堅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葬宗廟庭乎抵其奏於地（首叛呂畏與大防相及照豐元豐安石之政將音獎復音伏治平聲尊贈追論前罪貶其官將奪其封贈劻音免份音掀耒音雷去聲罷節錢追回節旄斧鉞不得爲節度使

此蓋已亥綱目大書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曉于咸陽者何哉所以深著蔡京愚惑哲宗之罪也

劉氏爲后

浩上疏曰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

太后垂同處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分軍國事

韓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

孟氏廢事見宋鑒紹聖三年向氏音餉（朱氏）神宗妃（上悟）宋鑒云取悖奏就燭焚之

○立賢如字

○元符三年上崩（福寧殿）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改元者三元祐紹聖元符）壽三十五

妃劉氏爲后右正言鄒浩乞追停冊禮別選名族詔浩除名勒停竄管新州浩道過其友田畫臨別出涕畫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無自沮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冊禮冊立皇后之禮勒停停罷官職過音戈使音史）

徽宗皇帝名佶（巨乙反音吉）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宗崩欽聖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立端王章惇曰端王浪子耳曾布身長望眉見端王已在簾下叱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王出簾惇惶恐失措王即位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

范純仁等 ○廣義忠彥之陳並收敘 欲

太后還政

上欲紹述熙豐令監司長吏廳壁刻石有長安石工之政

正人不容碑之意

於朝

延喜

天祚

女眞

阿骨打立

事范純仁等二十餘人。並敘收襲。夬陳瓘鄒浩爲臺諫。(處音同)(分音墳去聲下同)(二十餘人夬音怪)○韓忠彥爲右僕射。忠彥琦子也。○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追復官。(三十三人文彥博王珪呂大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孫固傅堯俞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君錫總顧臨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侁洗孔武仲姚勔盛陶趙高孫覺杜純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英孫升亦皆章惇得志時追貶奪贈者復音伏)○章惇龍尋蹕。(尋蹕夬音怪)○韓忠彥曾布。左右僕射。○貶邢恕。(恕音如)○貶蔡京。京蔡卞。卞安石婿也。先是臺諫龔夬陳瓘任伯雨等。攻卞罷其執政。京爲翰林承旨。瓘見其視曰。不瞬。○舒閏反音潤目自動也。謂此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精神。敢抗大僕射。○貶邢恕。○貶蔡京。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章惇龍尋蹕。○韓忠彥曾布。左右僕射。○貶邢恕。

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之窮極土木之功者愧之

京父子權勢相軋

國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政和六年會道士于上清寶籙宮初作萬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地輿徧形勢加以少高當有

籍元祐黨人

温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通言布援元祐之立姦黨辨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罷出知潤州蔡京自謂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

宗先天二年遣使拜粟末靺鞨酋長祚榮爲渤海郡王自此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國五代時契丹滅渤海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擬塔父陳佑甫爲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辯久之聲色俱厲

不相統自太中祥符以後絕不與中國通有生女眞者其類猶繁其酋曰嚴版有孫曰楊哥大師遂雄諸部或曰楊割之先新羅人完顏氏女眞妻之以女生子二人長曰胡來傳三人而至楊割阿骨打其子也爲人沈毅有大志阿音曷生女眞加切辰韓來

夷有馬韓辰韓弁韓元魏元氏北魏靺音末鞨音曷生女眞大金志居混同江南者曰生女眞以其服屬契丹也居江之北者曰熟女眞亦臣於契丹新羅國在東夷晉卦音砌三人當作世○建中靖國一年而改崇寧韓忠彥罷再追奪司馬光等官籍元祐黨人籍記姓名文彥博等凡一百一十九人尋詔其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列用其子孫及有服親爲婚姻○曾布罷祭京爲相蔡卞執政再貶竄元祐人立姦黨碑京自崇寧爲僕射歷大觀政和重和爲大師當斬罷輒復入雖罷之曰實執國命其間趙挺之張商英作相嘗與京異然在位各不過數月或一年而罷如何執中鄭居中劉正夫余深雖在相位或久或淺居中亦與京異常相排正夫亦小異然於京之權寵無損也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攸遂大用至父子權勢自相軋○於點反音札車載重有聲車也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上寵攸而尊京子弟親戚滿朝皆其父子之黨京倡邪說以爲當豐亨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上窮極土木之功廣京城修大內盛築內苑鑄九鼎鼎成以九州水土納鼎中及奉安北方寶鼎忽水漏于外作大晟○承正反音盛明也樂作玉清神霄宮崇信道士林靈素策上爲教主道君皇帝作延福宮作保和殿作萬歲山以朱勔○彌充反音緬領花石綱奇花異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妙輒令上供有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者二十

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之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益信道教於是祭祀倡爲異聞以逢迎之遂竭國家之力以經營土木之功及聞林靈素之言復於景龍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盡閟上下亭宇不可勝計皇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禱祠之事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坐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絶者時時雜以滑

星芒 屢見

內侍用事

年間山林高深麋鹿成群改名艮嶽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縱令飲博謂之先賞元宵（觀音貫重平聲過音戈排擯也軋轢也倡音唱鏞九鼎宋鑒魏漢律議制鼎各以奠八方曰蒼東方曰彤南方曰明西方曰幽北方曰玄東南曰陽西南曰陰北二曰風東北六凡八而中曰帝鼎皆以九州水土納之）忽水漏此啓其後北方致亂之兆（大晟樂學校祭先聖樂神霄宮初名玉清和陽宮即福寧殿訛聖之所後改名神霄宮道君皇帝策立徽宗爲道家教主號道君皇帝花石綱舟舫相繼一運爲一綱令去聲下同麋鹿大曰麋小曰鹿艮嶽改萬歲山爲艮嶽帝音廉酒旗飲博飲宴博奕）○時星芒（莫郎反音忙晏子星變有芒史記天官書作作有芒異光也）屢見地震河決怪異迭出率以爲常京等誣奏甘露降祥雲現飛鶴瞰空竹生紫花芝草產于艮嶽及諸州連理木雙花芙蕖芍藥牡丹至指臘月雷三月雪皆稱瑞表賀（見音現連理木異本連幹雙花芙蕖芙蓉蓮也異首連帝曰雙花○並蒂蓮也○並蒂蓮也）○內侍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務應奉

帝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縱令飲博謂之先賞元宵（觀音貫重平聲過音戈排擯也軋轢也倡音唱鏞九鼎宋鑒魏漢律議制鼎各以奠八方曰蒼東方曰彤南方曰明西方曰幽北方曰玄東南曰陽西南曰陰北二曰風東北六凡八而中曰帝鼎皆以九州水土納之）忽水漏此啓其後北方致亂之兆（大晟樂學校祭先聖樂神霄宮初名玉清和陽宮即福寧殿訛聖之所後改名神霄宮道君皇帝策立徽宗爲道家教主號道君皇帝花石綱舟舫相繼一運爲一綱令去聲下同麋鹿大曰麋小曰鹿艮嶽改萬歲山爲艮嶽帝音廉酒旗飲博飲宴博奕）○時星芒（莫郎反音忙晏子星變有芒史記天官書作作有芒異光也）屢見地震河決怪異迭出率以爲常京等誣奏甘露降祥雲現飛鶴瞰空竹生紫花芝草產于艮嶽及諸州連理木雙花芙蕖芍藥牡丹至指臘月雷三月雪皆稱瑞表賀（見音現連理木異本連幹雙花芙蕖芙蓉蓮也異首連帝曰雙花○並蒂蓮也○並蒂蓮也）○內侍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務應奉

以蠱上心勢焰熏灼竊威福於中童貫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裏（○女真阿骨打以重和元年戊戌稱帝初遼主天祚刑賞僭濫荒於禽色歲索名鷹海東青於女真女真與其隣東北五國戰鬬乃能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阿骨打遂叛攻陷混同江東之寧江州遼遣將討之而敗又起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兵並進獨涿流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皆退女真悉虜遼東界熟女真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復大敗女真乘勝并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五州阿骨打遂建號改名旻（○武中反音珉）國號大金明年破遼上京（禽色禽獸女色海東青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五國與女真相去千里其國名也混同江水出咸平府長白山下流未詳寧江州在契丹東北隅將海州刺史高仙壽中京在遼陽今二寧江州上京長春西遼未詳）

以蠱上心勢焰熏灼竊威福於中童貫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裏○女真阿骨打以重和元年戊戌稱帝初遼主天祚刑賞僭濫荒於禽色歲索名鷹海東青於女真女真與其隣東北五國戰鬬乃能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阿骨打遂叛攻陷混同江東之寧江州遼遣將討之而敗又起中京上京長春西遼四路兵並進獨涿流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皆退女真悉虜遼東界熟女真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復大敗女真乘勝并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五州阿骨打遂建號改名旻（○武中反音珉）國號大金明年破遼上京（禽色禽獸女色海東青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五國與女真相去千里其國名也混同江水出咸平府長白山下流未詳寧江州在契丹東北隅將海州刺史高仙壽中京在遼陽今二寧江州上京長春西遼未詳）

女真阿骨打攝斥群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及星變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阿骨打既屢勝遂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遂於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寶鐵爲號取其堅也寶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金號色尚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上綱目其語謂金爲按出虎於是國號大金）

女真建大

高麗改元收國求醫 金史世紀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即位曰遼以寶鐵爲號取其堅也寶鐵雖堅終亦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

童貫任責措置邊事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郎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山車出入廊陌胡梱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

流河 源流未詳滦音來隆音項平聲○高麗來求醫○高麗主俁使使求醫上遣一醫往還奏實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眞圖契丹謂尚存契丹之子領兵復湟州任責措置邊事已而復鄯州廓州貫遂建節爲宣撫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政和初乃自請奉使覘遼國有燕人馬植者陳滅燕之策貫挾以歸更姓名趙良嗣復燕之議遂起政和末有漢人泛海來具言女眞攻遼事重和春乃用蔡京童貫議遣馬政由海道至阿骨打所居阿芝川滦流河與議共攻遼阿骨打遂遣使來宣和初至

京詔京貫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送其使由海道歸國是歲王黼○方梨反音浦爲相力贊攻遼之策及呼慶復與金使來時阿骨打在上京遂遣良嗣往約金國取遼中京本朝取燕京歲幣如與遼之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併西京是也金主亦許之以札付良嗣期以女眞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南兵自白溝夾攻取良嗣歸馬政復與子攜持國書往訂彼此兵不得過關未幾金使復來又以國書就付其使歸國時淮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就招安○後世戲著水滸傳以宋江爲魁首睦寇方臘連陷浙郡中都爲震童貫甫平方臘而北事作矣金人悉師度遼趨中京攻陷之中京者故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

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服心離則爲讎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觸一當衆興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器重鼎赫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

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睦揭杙記左道以惑衆時吳中困於朱勔祀石之擾比歷致怨大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故肅歸田里勔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

過遼主先已引避或言金前鋒將至遼主震驚亟奔雲中入夾山時燕王淳守燕蘭斡立淳爲主宋童貫蔡攸帥師東路至白溝（在河間府）西路至范村蘭斡迎戰甚力宋師敗退耶律淳死宋師再舉遼涿州將郭藥師領常勝軍來降宋兵五十萬進駐盧溝河蘭斡拒之藥師間道襲燕蘭斡還救死鬬藥師屢敗僅以身免遁還盧溝之師遂潰貫攸懼無功獲罪時金主在奉聖州乃遣客禪金主圖之金主分三道進兵遂入居庸關燕降於金金使來言燕京以金兵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使趙良嗣往議之許歲幣如契丹舊數外更以百萬代租稅而併求雲中之地金人（金主大真遂使銀木可等持誓書來）僅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

帝曲意從之貫攸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卷而東所得空城而已貫攸歸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

（王部之子淳復音伏下同）（涅州屬甘肅）（郕州屬甘肅）（吏姓）（李氏曰啓燕雲之役者初以謂貫得志矣可謂繼而趙良嗣來歸獻以取燕之寨）（徽宗如之何不昏昏夫豈知天下久安士不習戰白溝之敗爲金人所笑遼亡而中國之憂始大矣）（漢人高藥師阿芝之阿烏何切）（遣使李善慶京貫）（祭京童貫）（呼慶呼姓慶名燕京即幽州西京即古北關在順州北白溝在涿州南去安肅十五里亦名巨馬河宋與遼人分界處源流未詳）（幾如字）（睦州屬江浙今建德府爲睦之爲去聲）（松亭關在景州北將至之將音漿）（雲中郡名即西京燕王淳遼視王帥音率）（常勝軍盧溝河在北平其源出於代北平即新州遣客王璮進兵粘罕趨南暗口擬懶駙馬趨北名小黃河自奉聖州入宛平境至北平東流入海奉聖州屬東燕山府即燕京）

○修神保觀其神都人素畏之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

論遼亡中國之憂

有星如月修神保觀

其副賊江乃降

○周靜軒曰嗚呼宋室自此亂矣方臘作亂自往年朋蟄重足始謂於策臘雖破滅而宋江金虜滑夏之謀接踵而起宋遂不支徽以微欽曾涇相繼爲亡宋之主則方臘之亂實起於重和初年是時徵宋失德既形禍已若此然則逆氛所鍾妖孽東之尚復何說之有哉

童貫部楊前鋒水陸並進臘乃宵遁還清溪幫源洞衆尚二十萬力戰而敗深壕巖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

京師　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漢谷間野夫

河東　徑即挺身伏戈直

陝西　前擒其穴招殺數

地震　十人擒臟以出辛

興宗傾兵截洞口掠為己功併取臟

妻子及偽相方肥

等五十二人殺賊

七萬餘人其黨皆

潰臟凡破六州五

十二縣戕平民二

百萬所掠婦女自

賊洞逃出裸而蹙

兩京　於林中者相望百

河淅　餘里

災異　禁元祐學術又詔

蘇軾黃庭堅等獲

罪宗廟義不載天

片文隻語並令焚

毀

○雲間張氏曰抑

金主　親元祐學術通天

畏乞　地貢鬼神陰奸邪

買立　扶正直為上為德

為下為民萬世仰

如山斗所謂無間

然者也諸賢何負

於徽宗前既禁其

學術矣又禁以元

祐學術政事投業

者今又再禁其學

術嗚呼徽宗之世

所謂通天地而閉

塞焉者也

○丘文莊曰宋徽

宗用蔡京王黼言

仕宦者並貫開邊

遂至九廟丘墟社

稷淪亡人君之舉

事用人切不可不

深畏思慮毋徒快

一時之欲徇一人

之私以啓九族之

土又有飾作鬼使催納土者上示微服觀之後數日旨禁其神

俗謂曰二郎神使者本

聲旨禁有旨禁納

○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中殿門搖動

且有聲蘭州草木沒入山中麥苗乃在山上

○金國無城郭

宮室用契丹舊禮如結絲山作倡樂鬬雞擊鞠

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類電母

○居六反音掬之戲

○電公

中國所為

結絲山結絲為山倡樂倡優之樂鬬雞

擊鞠以革為之內實以物擊打以為戲今

俗謂之毬子鞠窮也

看其鬬

通謂之

其國汪然皆效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盡倣

女道士

兩京京東京西見音現

髮音貧髮在囟上曰髮

男子孕而誕

○徒旱反音祖生也子

又有豐樂樓酒保朱氏其妻年四十忽生髭髮

○一作生髭長六寸疏秀甚美

長六七寸宛一男子詔度為

○河北山東盜起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至相食饑民並起為盜有張仙者衆十萬張迪

○徒歷反音狄

衆五萬高托山衆三十萬自餘一二萬者不可勝言

○金主稱帝六年而殂號太祖大聖武元皇帝弟吳乞買立改名晟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

○羊朱反音俞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蕃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灤隸平為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而燕為難保矣遼張敦守平州金已遣人招敦敦曰契丹凡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既而乃以平州南附宋遼納之趙良嗣力爭以為必招金兵金人諜知

禍成徽欽之俞貽千古之羞

前賓文閥待制劉安世卒安世爲哲宗時諫察卞察京所忌連貶竄極遠地無不歷之至是卒

金人揣天祚欲內禪引納郭藥師吳敏入對密執皆不陷燕山金人踰盟舉兵犯粘罕順陛下何以待之圖太帝蹙然曰奈何時東行計已定命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退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粘罕執以爲言梲遂罷行

而以太子爲開封牧

李綱剌血上書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中建安危存亡在呼吸出奔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難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遽決明日宰臣奏事帝謂李邦彥語敏綱所言遂罷敏門下侍郎蔣部傳位

○雲間張氏曰嗚呼陳東之言賈太傅所謂痛哭者是也欽宗即位之初

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翊曰但恨兵少耳乃復引戰

金人大沮再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肯降時王黼先

一年已罷而白時中李邦彥並相皆鄙夫也金兵來時中但

建出奔之策而已上內禪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六曰建中

靖國曰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太子立是爲欽宗皇帝昌平

欽宗皇帝名桓○徽宗長子初封定王

位二十一年

改元

即襲平州陷之得宋詔札自是歸曲累檄取戮不得已命王

安中益之而函送其首未幾金太子斡○烏括反離不已由平州

路將入燕矣宋方且遣人密誘天祚來降以童貫宣撫兩河

燕山路將迎天祚入陰夾山不可得至是領衆南出遂爲金人所敗就擒契丹自阿保機至天祚九世而亡時宣和七年乙巳歲也是冬金斡離不粘罕分道而南斡離不陷燕山郭藥師降之金兵長驅而進郭藥師爲前驅童貫自太原逃歸粘○女廉反音黏罕○呼旱反音曉圖太原太原帥張孝純

歎曰平時童大師作多少威重乃畏怯如此身爲大臣不能死難何面目見天下士孝純以冀寧守關知朔寧府孫翊○與職反音弋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

陳東一得陳東之書正當奮乾剛之斷即以六姦肆諸市朝詔告天下將見天下之懷忠義者莫不曰有君如此我可不出而事之且大姦既誅距黨豈益孤不能為害也必矣況金人一聞新君如此有為氣沮汴宋基圖孰能搖之今於陳東天府能搖之今於陳東李綱之言既為納之又定城不果行足見其不守陳能有為也

上皇奔應亦沮汴宋基圖孰能搖之今於陳東天府能搖之今於陳東李綱之言既為納之又定城不果行足見其不守陳能有為也

除元祐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宋勳眾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人又從而結怨於宋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銀收復此六賊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揃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

仲師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李綱曰道君皇帝擊宜劉竦拒宗社以授陛下委守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地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李邦彥主和議

童貫輩咸憚之欲動搖不可至是即位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

彥以根括民田破蕩百姓結怨於河北京東西三路者也勔以花石綱所在騷動結怨於東南者也靖康元年首鼠黼勔

彥尋皆殺之上聲拈田宋鑒政和六年案民契券而以樂錢○有狐升御榻而坐者詔毀狐王廟狐王出處未詳此一節案宋鑒事在徽宗宣和七年秋○上皇奔應天府屬河東即宋州○以李綱為行營使讀者詳之

定城守策○除元祐黨籍追贈范仲淹司馬光等官○白時中罷李邦彥張邦昌為相○春正月斡離不抵京師先是朝廷遣李鄴求和斡離不攜鄴以攻京城不克乃遣王汭○而銳反○音芮與鄴偕來邦彥等皆主和惟綱欲戰上是邦彥之計遣鄴

望之出使未至而遇王汭與俱入見又遣李梲○職悅反出使梲又與金使偕來金人需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表用上衣百萬匹割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地二十餘郡且欲宰相親王為質遣張邦昌副康王如其營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笮金人謂是將家子非親王遣歸更請肅王為質种○直弓反音蟲師道等諸路勤王兵至師道奏京城周回八十里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宜與城內割寨拒守俟困擊之綱亦奏金人孤軍深入如虎投檻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縱歸擊之必勝之計上然之而李邦彥吳敏等專主和議論不一致虜有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幾未幾統制官姚平仲宵攻金營不克上大驚懼廢行營龍李綱

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其職也

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詔質更盟一依其言而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

金人得割地詔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

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固身利故推尊安石以啓之云云

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固身利故推尊安石以啓之云云

蔡京天資凶譎舞智弄人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嗜利無恥至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棄紀綱法度為虛器卒胎宗社之禍至是窳其子孫二十三年分竄遠地

蔡京天資凶譎舞智弄人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嗜利無恥至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棄紀綱法度為虛器卒胎宗社之禍至是窳其子孫二十三年分竄遠地

上皇○周愍軒曰自安石變法結怨四海群姦肆虐蹈矩循規祠是歷哲徽二君或紹聖或崇寧日積月累其弊彌長創立新法以塗炭天下之民偽作三經以蔽惑天下之士今而海內濁亂罔非醞釀而成實貽世之罪人也夫豈可以配享孔子乎

上皇師京師金兵復至

史臣曰金人自陷

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云云

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云云

得旨復右丞充守禦使衆乃散金使復來乃以割三鎮詔書遣使持往時括在京金僅得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藏舊已空金人圍京城凡三十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綱亦以為彼兵六萬而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彥等不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

得旨復右丞充守禦使衆乃散金使復來乃以割三鎮詔書遣使持往時括在京金僅得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藏舊已空金人圍京城凡三十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綱亦以為彼兵六萬而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彥等不從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

使去聲下並同見音現拽音拙表段凡衣有表有裏段幣帛也中山之中音仲間音澗質音致康王皇弟構中笞之中去聲笞音枝箭受弦處曰笞中笞謂後失破前失也更音庚肅王亦皇弟微宗第五子种師道等師道與同鎮陝西路姚平仲郤延張俊韓射中環慶汪洋馬邊熙河姚古秦鳳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勤於王事之兵候其歸國幾如字統制官掌宣撫軍政復用復右之復音伏三鎮縱擒也圍也縱歸給以詐言詐復三鎮縱中山河間太原拈金王孝迪議拈取在京軍民官吏金銀

要音腰○京師受圍時梁師成已誅至是竊蔡京於儋州至潭而死年八十○雖以謫死人猶以不及正刑以謝天下為恨蔡攸竊萬安軍尋有詔即所在斬之童貫亦遠竄追斬於南雄

南雄府屬廣東○李邦彥罷張邦昌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相處仁敏罷唐恪相恪罷何栗相

栗音○上皇歸京師○居於龍德宮數月金兵復至斡離不由東路陷眞定長驅先抵京師粘罕由西路陷隆德太原府汾澤州平定軍平陽府河南府河陽府鄭州懷州抵京師張叔夜等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各道兵毋得動京師自十一月受圍凡四十日有卒郭京者言能用六甲法生擒粘罕斡離不盡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

太原以來以講和割地爲言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獨何栗孫傅以爲地不可割朝廷從之然初無奇策可以濟難城破乃反倾意講和夫不信于造謀之始而倚於破城之後享天下之望致若揣邊由慤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帝至自金營士庶及大學生迎謁帝擁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親者無不流涕爲割地以卑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我戰而皇出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邦昌慟哭謂城上人曰爲楚朝廷至此吾已辦死來帝以宋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金人執叔夜及孫傅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紿之曰孫李若水死義

親兵數百自衛俄頃金人鼓譟而進京紿衆曰須自下城作法因引餘兵南遁虜兵登城者纔四人衆皆披靡大潰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臨訶要擊之言以至於此時師道前一月卒矣護駕人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張叔夜連戰四日斬其貴將一人欲護駕突圍而出上感於和議不定士卒號哭而散虜使劉晏請上出城都民爭入擁○力沈反音癰而食之何棄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是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責金帛和議爲辭以誤戰守之計侍郎耿南仲力主議和上以爲然遂墮其計二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病朕當自往遂如青城見之二宿而返明年春復請上出郊續遣上皇張叔夜諫曰今上一出不歸陛下不可再往臣

當率勵精兵護駕以出縱虜騎追至臣決死戰或可僥倖○僥五聊反音堯倖胡耿反音幸求利不止也又無故得幸也若天不祚死於封疆不猶生陷於夷狄乎上皇欲飲藥○藥音樂爲范瓊所奪逼上皇出宮皇后太子親王帝姬皇族前後三千餘人悉赴軍前城中子女金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然後宣金主詔書選立異姓遂冊前大宰張邦昌爲楚帝以宋二帝北歸金人在汴凡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嘗力戰餘皆主和以至吳幵莫儔王時雍徐秉哲范瓊等往來逼遂上皇以下出郊議舉異姓方上在青城逼易御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奮罵金人刀裂其頤○與音移頷也斷其舌而後梟之相謂曰大邊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一時憤死者

何棄傳不立異姓已殺張叔之公羊老大家豈夜不可與傳同死叔夜食而曰世受國恩義當死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

○呂中曰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餌國之罪釋而言忠義者稱焉

六甲法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撰年命合六甲者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所得皆市井游惰無為用者

論靖康之禍皆小人之誤

康王即帝位于南京發明漢高己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高宗未能削平海山遽正尊位何哉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二帝既已北狩四方盜賊竊發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向高宗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舊康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者深幸之也烏可以濮商為比而擬議之哉

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邦昌北向拜受冊即位閉門舍人吳革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

甚衆金人不知也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為范瓊誘殺何棄

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皆爭論乞存立趙氏金人驅之從

上北行叔夜不食棄至燕亦不食死當

京城危急時四方勤王之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訖

金人之退未嘗交兵上在位不二年國破

○紹興三十年崩于五國城壽六十

一、改元曰靖康弟康王立于南京是為高宗皇帝

眞定屬河北路

州屬山西河陽府屬山西懷州屬河東路即河內郡六甲法如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遁甲之法種師道言先是金人之去師道請要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然二元帥斡離末粘罕青城虜營為范之為去聲下同帝姬徽宗政和三年改公主為帝姬幷音竝徃來之徃來云者幸虜云往來者吳幷莫儆也遍逐上皇以下出郊者王時雍徐秉哲也都人者范瓊也吟去聲頤頤口傍也斷音端上聲十數之數上聲論去聲界河出霸州東入于海南京即應天府○呂中曰靖康之禍視石晉無以異然契丹遏力攻之而晉亦竭力禦之晉力

雖疲而契丹亦幣矣觀澶淵之戰虜來風縱火以迫之而晉軍饑渴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如靖康時則望風而走矣若非杜威之降皆不亡也契丹之敗晉以百戰而靖康之取兩河再渡河迫京師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畏狄終始誤之也其始也開釁以召禍後也又欲連和以免禍靖康之貪國降虜即靖康主和之人也宣和開釁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釁之人也履霜堅氷其來有漸矣

南宋○梁都臨安號南宋

高宗皇帝名構○古候反音遘

武肅錢王○錢鏐入室己而生構封康王靖康初嘗出使幹離不軍是冬幹離不再來奉詔再出使耿南仲偕行至相州民遮道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止之相州守以蠟書言金人方遣騎物色康王所在乃回相州與南仲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為太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領兵入衛王從伯彥

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泊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仍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

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眞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爾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曰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居宜竭直廬毋令衛士來陛敵所遺袍帶非我人在

議出北門渡河至大名聞京師陷澤請進兵向京城伯彥請王移兵東平措身安地南仲亦以爲然遂東去知河間府黃潛善亦領兵至濟州探報二帝北行張邦昌爲金所立國號楚是曰風霾日有薄暈○王問反音運日旁氣也百官慘怛○當割反音姐悲慘也邦昌亦有憂色惟王時雍范瓊等欣然若有所得○吳越國武肅諡錢王錢姓王爵名鏐相州守汪伯彥蠟書藏書蠟中揭東平府屬山東即鄆州濟州屬山東齋上聲探音貪爲金之爲去聲霾音埋風而雨土曰霾霾音丹入聲邦昌在位三十三日御史馬紳貽書邦昌請速行改正易服歸省遂迎元祐孟太后聽政太后迎立康王詔告中外有曰漢家之厄十世宣光武之中興獻公○晉之子九人惟重耳○文公之尚在遣使奉表及以孟后詔來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使臣自河北竄來進道君手

札曰便可即眞來救父母王慟哭拜受遂趨應天府即位改元建炎以主和誤國罷竄耿南仲召李綱爲相以宗澤知開封爲留守綱至遠防軍政略有緒而潛善伯彥復主和亟遣

祈請使矣綱相數十日而罷潛善伯彥爲相首誅上書人陳東歐陽澈○直列反及音轍決策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是冬車駕遂至揚州金人分三道南來二年春金人至汴爲宗澤所敗澤招撫群盜○騎駝至其營招之善感泣遂解甲降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表疏連數十請上還汴潛善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憂憤疽發背而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都人爲之號慟聞者皆相吊出涕○易音亦孟太后哲宗后時六宮有位者皆從二帝北行孟氏以廢得存獻公晉侯使臣曹勛道君徽宗即眞諭令即位勛上書之上上聲上書人陳

改元文書不當稱建炎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幾保全監軍御史馬紳吳革奮書請邦昌速奉迎至揚康王拯陳順迎刺州金害邦昌讀其書飜然人分沮乃尊元祐皇后道南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軍前訪諫王金人以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表請康王還汴

所沮抑即棄而不用故汴宋終底於滅亡高宗即位召用李綱而群小不能總高宗明故能致其興復然則賢人君子之益於人國也如此為人君者奚可不謹於任用哉

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亦以招降劇盜功大實踰怨上二人相結斬淵擁兵至行宮執康履等斬之

劉正彥作亂請上禪位於皇子旉

金人至揚州上如杭州

苗傅劉正彥作亂

上如建康

上如杭如鼎上疏曰王安石變祖宗之法蔡京浙東託紹述之名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

金人分道渡江

張浚字德遠唐相九齡第九子卓之後

張俊字伯英鳳翔成紀人

時久雨恒陰帝下詔以四夫罪己一曰昧經國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紹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王安石變祖宗之法蔡京紹述之名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時政之闕莫大于此及兀术與李成合兵攻烏江杜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

歐陽細罪相二人上言力詆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及用故汴宋終底於滅亡高宗即位召用李綱而群小不能總高宗明故能致其興復然則賢人君子之益於人國也如此為人君者奚可不謹於任用哉

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亦以招降劇盜功大實踰怨上二人相結斬淵擁兵至行宮執康履等斬之

劉正彥作亂請上禪位於皇子旉

金人至揚州上如杭州

苗傅劉正彥作亂

上如建康

上如杭如鼎上疏曰王安石變祖宗之法蔡京紹述之名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時政之闕莫大于此及兀术與李成合兵攻烏江杜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

中下太行將渡河攻河東東京宿撒喝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為宗之為去聲下同

能總高宗明故能

拜呼去聲○中興人事記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韓允於內建炎之初網在內澤在外此正天之聾聖宗當之恥伸神人之憤惜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計沮蓋汪黃既用事於中則澤安能措手於外既主

親東南之議則還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後悔哉三年春金人將

至揚州上得報亟出二相方會食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

南走回望揚州烟焰已漲天矣呂頤浩張浚追及上於瓜洲

得小舟以渡至鎮江遂如杭州罷潛善伯彥以朱勝非為相

御營將苗傅劉正彥作亂請上禪位於皇子旉○旉芳無反音孚敷古文

未三歲孟太后聽政呂頤浩張浚帥師勤王韓世忠為前軍

張俊翼之劉光世游擊為殿勝非說二兇亟反正尊孟后為

隆祐皇太后勝非罷呂頤浩為相二兇走世忠追之皆伏誅

上如建康以沒為川陝宣撫處置使隆祐太后如南昌聞兀

术請於粘罕將犯江浙故也將至之將犯之將並音漿二相黃潛善汪伯彥呼去聲瓜州渡在揚州鎮江府屬江浙即京口募音莫三歲帥音率翼之助也殿音顯去聲說音悅二兇苗傅劉正彥亟反正云云案宋室勝非又上疏太后乞高宗還位嗣君立為皇太子詔皆從之勝非以不能止二兇之亂罷川陝四川陝西

杜充為右僕射守建康上如杭州升杭為臨安府○定都

自臨安如浙東金人分兩道一軍自斷黃渡江劉光世在

江州以為斷黃○斷音短小盜遣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始知為金

人金人自太冶趨洪撫建昌臨江吉州追隆祐太后不及遂

陷袁潭荊南澧州乃自石首北渡而去一軍自滁和向江東

泣諫請親師充不
揚邦從兀术遂衆充無
入刺備進兵取和州無
血書爲軍王善迎降遂
裕由馬家渡渡江陷
太平州充渡江保
眞州兀术遣人說
已次之曰若降當封以
台州中原如張邦昌故
章安事充率官屬迓金
師拜
廣義邦乂之死節
至今猶有生意綱
目大書曰杜充降
通判邦乂死之則
足以見誅充而顯
邦乂于萬古也
四年正月朔酉風
大作金師衆之復
攻明州張俊劉洪
道坐城樓遣兵掩
擊殺傷大半金人

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
北遁數夜拔砦退屯餘
姚
世忠先以八千人
屯集山寺遣蘇德
將百人伏廟中百
人伏廟下有五騎
趨廟廟兵先鼓而
出獲兩將其三騎
則振策以馳馳者
一人紅袍玉帶既
墜復跳而免詰諸
獲者則兀术也既
而接戰凡數十合
世忠妻梁氏親執
桴鼓敵終不得濟
金人
調兀
术赴
陜西

宋論卷之七

南宋高宗

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及守臣皆降於兀术

○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爲人久乙之得仕

通判揚邦乂不從刺血書裾曰寧爲趙氏鬼不作他

邦臣衆擁見兀术誘諭累日輒叱罵卒大罵見殺兀术長驅

陷杭州上去己七日兀术進陷越州四年春陷明州時上已

次台州章安鎮金人以船犯昌國縣欲追襲上舟提領海舟

張公祐引大船擊散之乃退回兵陷秀平江常州至鎮江韓

世忠邀之以海舟與戰數十合多俘獲伏卒金山龍王廟幾

獲兀术相持於黃天蕩兀术求假道甚恭不許欲自建康北

歸不得去或教於治城西南隅蘆○落胡反音盧場地鑿大渠一夕

成次早出舟趨建康世忠大驚尾擊之一日值無風海舟不

能動兀术乃引其舟出江北去疾如飛以火箭射海舟世忠

軍亂奔還兀术乃得北遁統制岳飛邀擊敗之於六合興國軍屬
湖廣大冶縣屬興國軍洪撫即臨川郡興國以下皆屬江西袁州屬江西荊南或云即朗州澧音禮皆屬湖廣石首縣屬
又音刈刺音次針刺擁見之見音現累上聲卒大之卒音遵
入聲明州屬浙東今慶元府台州屬浙東昌國縣屬慶元秀
令嘉興府常州皆屬江浙金山在江中去鎮江城七里幾音
機統制岳飛統制官姓岳名飛敗音拜

是撻○他達反音闥辣○盧達反音剌踏音除猶豫也必再犯東南議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及諸將

皆以爲不可浚決策移檄粘罕問罪遣吳玠入長安金人遂

調兀术自京西星馳赴陜西與婁室合浚合六路兵至富平

婁室擁兵驟至鐵騎直擊環慶路趙哲軍佗路不援哲離所

勝而前浚斬趙哲諸路兵皆散去陜西大

大破之太一引兵來援兀术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上自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鉄綆貫大鉤挼健者明且敢舟諜而前世忠分海州爲兩道出其背每絙一綆則曳一舟沈之兀术窮蹙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术亟馳去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絶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敵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

震浚駐軍興州遣劉子羽訪諸將所在各引所部來會人心粗安吳玠走保大散關東和尚原（辣音闌入聲調去聲要宝）熙河秦鳳涇原（富平縣屬耀州）金將六路同州鄜延環慶（慶音卿州音傾）○上自海道回駐越州呂頤浩罷泊宗尹爲相秦檜南歸趍行在檜在北依撻辣爲所任用撻辣南侵檜密謀其事嘗爲草檄下山東州郡掳（苦結反音契）入聲提挈也扶持也全家泛小舟抵連水軍自言逃歸朝士多疑之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乞上致書撻辣以求好其言皆撻辣意也（所爲之爲去聲下並同軍屬淮南今安東州好去聲）○是歲劉豫稱帝豫景州人於建炎戊申以濟南守降金爲之用得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粘罕白金主循邦昌故事立豫國號大齊後遷都于汴粘罕既得關中地悉割以與豫（陝上聲降金豫爲濟南太守）

命張俊守鎮江兀术遂渡淮濟江屯於六合縣李成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張俊金人自是亦不敢盡失復渡江矣陝西張浚殺左武大夫之地曲端浚自富平敗後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閑州將復用之王庶從閒之吳玠憾端因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示浚庶又言端常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賤（守而降於金）○紹興元年命張浚討江淮盜李成（音飛副之）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尋陷江筠臨江浚擊其軍復三郡○（俊軍有鐵山之號）成遁降齊（江筠今瑞州二郡江州筠州臨江皆屬江西復音伏下同）○張浚盡失陝西之地惟餘階成岷鳳洮○（土刀反音叨）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浚退保閬州統制曲端有威名浚先用譖罷其兵柄安置萬州西人倚端爲重及貶軍情不悦至是又送恭州獄殺之士大夫軍民皆悵恨西人益以是非浚（五郡階成岷洮屬陝西閬音浪州屬利州路）（西人陝西人民恭州屬川南今屬重慶府非浚以殺曲端事而非議張浚）金人分兩道向蜀吳玠與弟璘大敗之於和尚原又選將敗之於箭筈關兩道皆不能入（璘音隣敗音拜下同箭筈關所在未詳）○范宗尹罷秦檜昌言曰我有二

其背隨深憾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擊維端以紙糊其口仰之以火端不勝其苦而死

上還臨安九竅流血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恨恨有叛去者

金人潭毒山形斗拔其陷與上寬平有冰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林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亦引去

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蔣張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

張鼎勸帝親征帝從之搏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倫全乎或姑試一撓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

齊以金兵分道南侵趙鼎上書曰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陪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磐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齟齬張浚視江上師

策可以發動天下遂爲右相呂頤浩爲左相○兀朮會諸道及女眞兵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和尚原玠璘三百三十餘戰大破之兀朮中流失僅以身免始自河東歸燕山（寶雞縣屬鳳翔）

○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言者劾秦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遠圖檜罷朱勝非爲右相（言者黃龜年）

○紹興三年春金撒離曷（阿葛反音喝）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實由商於（過曷二作喝）出漢陰直趨金商吳玠急引兵扼之饒（如招反音蕘）風嶺金人間道遶出其後玠遽還仙人關金人遂進陷興元知府劉子羽退保三泉縣潭毒山撒離曷食盡乃引還吳璘以無糧拔寨（在鳳州）

秉和尚原金人得之玠度其必深入乃嚴兵以待兀朮果與撒離曷來犯仙人關玠璘與戰七日金人不能支宵遁玠設伏扼其歸路又敗之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卒不得志是歲浚又失洮岷關外惟存階成秦鳳浚召還尋與劉子羽皆貶竄浚是行本欲由關陝取中原乃盡喪關陝而歸賴得玠璘保蜀而已（漢陰縣屬金州金商二州皆屬陝西統風嶺在金州仙人關在鳳州三泉縣屬大安度音堂入聲敗音拜下並同）

唐州信陽軍等岳飛復隨郢成棄襄陽而遁（郢今安陸府信陽軍即中州已上六州隨郢屬湖北餘皆屬河南復音伏）

○呂頤浩朱勝非相繼罷趙鼎爲右相

○齊以金兵分道南侵上詔親征出如平江以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浚至請遣岳飛（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渡江入淮西以牽制北兵之在淮東者從之上命浚視師江上將士

識以被敗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捷聞群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許之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見浚來勇氣皆倍時韓世忠駐楊州先已大敗金兵於大儀鎮擒其將撻也解元成閔與戰于承州十三捷仇悤孫暉敗之於壽春安豐王德敗之於滁州岳飛遣牛皐等攻之於廬州撻辣兀术知爲世忠所扼江不可渡引還齊劉麟劉猊棄輜重遁去（皆倍增一倍也大儀鎮所在未詳解音蟹姓也承音蒸姓也仇悤姓名悤音隊）

自平江還臨安趙鼎張浚爲左右相○紹興五年上都督諸路軍馬尋復命浚視師江上浚至鎮江召韓世忠使舉兵移屯楚州浚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無不踊躍思奮以岳飛爲河北京西招討使（壽春府屬淮西即壽州屬淮東今壽州安豐縣也太平州屬江東即姑孰）

先是建炎康戎中有武陵人鍾相起於鼎州僭號楚鼎澧（武陵縣屬常德府澧音禮岳州屬湖廣即巴陵縣屬常德府鼎音丁去聲鼎州屬湖廣今常德府澧音禮岳州屬湖廣即巴陵縣屬常德府）

據洞庭遂爲劇寇官軍陸戰之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浚謂上流不先去么爲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浚至湖南會岳飛兵至急攻其水寨么窮蹙赴水死遂平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乃入見（相去聲鼎州屬湖廣即巴陵縣屬常德府鄧么音腰去聲將無之將音獎兩淮淮東淮西防秋秋高也云云初太特其險官軍自陸戰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鶴林玉露云岳飛討楊么時公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爲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遂平之

○雲間張氏曰武穆爲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簡略加之以勇敢又況忠孝素根于心故所向無前成功取捷

揚么又作楊太

蒙國叛金

音羅馬爲諸版孛極烈儲副位也曷囉馬名亶（多旱反音僤）至是遂即位宗盤與旻之子。故晟捨己子宗盤而立旻長孫曷囉（魯何反音羅）兵柄與悟室並相粘罕絕食縱飲而死蒙國（蒙古）叛金蒙在

勃極可必難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穆爲首繩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投夫人梁氏親織箔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遣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故人人奮勵波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是歲陳公輔上疏曰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爲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顓頊死遂無傳焉任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爲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它禁止之進至竊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猊銀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腹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顔自泗來乘背擊之張浚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

齊人分道入寇

上皇凶問至

女眞之北在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復音伏已音紀曷曜馬金志作曷剌馬吳子宗峻之子儲副位宋史云宰極烈猶中國之總管案金志云宰極烈爲都元帥又云金國自來以諳版孛極烈爲儲副故晟以弟任諳版孛極烈之職以爲儲副蒙國元朝之興始此）○紹興六年張浚復出視師上自臨安如平江齊人分道入寇初劉豫因粘罕得立知奉粘罕而已輕視他帥及是請兵於金宗盤沮之聽豫自行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爲難守張俊駐泗州亦請益兵衆情洶懼張浚以書戒俊及光世有進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親書付浚欲退師還南保江浚力爭以爲可保必勝一退則大事去矣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其衆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仍督光世復還廬州光世不得已乃駐兵遣王德（郎擊反又音歷）

三敗齊兵於霍丘正陽及前羊市（時劉猊至淮東阻韓世忠兵不敢進）乃從淮西渡浚遣張俊統制官楊沂中至濠州與俊合兵沂中敗猊前鋒猊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與遇於竊塘合戰猊大敗麟聞猊敗望風潰去光世乘勝追襲亦捷北方大恐上曰克敵之功皆出右相趙鼎遂罷（保以江爲限自保爭如字舍音捨復還之復音伏敗音拜下同霍丘縣屬安豐前羊市皆霍丘地合肥縣屬廬州）○上皇以五年四月殂至七年春凶問始至壽五十四二帝自建炎初由燕山如中京古營州國都也在燕山北千里次年又自中京移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後二年又自韓州移五國城在金國所都東北千里上皇終焉（窩音習）○岳飛爲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

大敗橫屍滿野倪以首抵謀主李將軍不可當

大敗橫屍滿野倪以首抵謀主李將軍曰適見醫將軍不可當

○鴻齋曰唐宋之

秦檜主和議

秦檜書嘗有捺宣和御府之章者皆是徽宗玩弄之物至若自嗜繪事細巧緻密頗入妙品嗚呼居帝王之尊而與百工爭能者安得治縱橫萬里之國哉強虜輕侮於外奸臣蹂虐於內遂至釀靖康之亂喪志之誡其可不慎哉

劉豫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仕爲編修官自號澹菴疏曰謹按王倫本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衆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劉豫我也是欲劉豫我也云云

胡銓

○朱晦庵評胡澹菴此書可與日月爭光中興之奏議此爲第一

○渊鑑山評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

○林鶴梁曰南宋名臣精忠大義貫天地者其唯胡邦衡

久已立功而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平飛屈己下之二人皆不答及飛破楊么俊益忌之於是嫌隙日深上自如平江如建康飛因急駕以行入見疏論恢復秦檜時爲樞密副使主和議忌飛成功沮之飛以內艱去上力起之劉光世以言者論其退師幾誤事罷兵柄張浚以王德統其軍德與酈瓊等夷不相下大譟○蘇到反音擾也貼也詣督府訴德浚乃召德還爲督府都統制而以呂祉爲督府參謀領其軍祉簡倨不通將士之情聞瓊等反側密乞罷之瓊叛執祉以下數萬降齊張浚遂以言罷浚之用德與祉岳飛嘗言其不可浚不聽

故敗趙鼎復相已音紀見音現疏去聲恢復之復音伏○金人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齊立八歲而亡紹興八年上自建康還臨安秦檜復相趙鼎罷詔議講和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去尊號奉其正朔比於藩臣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囚後數南侵不利知江南不可圖然後遣檜爲間至豫廢和議乃決金使張通古來編修官胡銓上疏以爲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爲左衽○衽音紝衣襟也俗朝廷宰執皆爲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夫三尺童子無知指犬豕而使拜則怫○芳未反音費忿貌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邪奉使王倫誘致北使以招諭江南爲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乞斬倫檜近三人頭竿之藁街○古老反音杲藁街在長安城南門內然後檄其使責無禮興問罪之師三軍之

衡平當時士大夫氣息奄奄不敢吐一辭畏縮退巡唯臣是媚以圖苟安悟然置天下國家于度外嗚呼何其不忠不義之甚也

金以邦衡奮然上封事陝西君子以為鳳鳴朝河南陽其所論殷忠憤激烈趨蓋時弊刮腸抉髓攻擊無遺足以誅奸臣之心而奮義士之志矣從其言則宋之天下可以再興矣而高宗赫怒連貶竄之何其不明之甚李世輔來歸賜姓名顯忠初秦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敵遽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且請單騎諭敵而秦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威臣請當之初錡赴東京至渦只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下令兼程而進金兵圍城錡募壯士夜斫其營此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鄉髮者輒殲之敵衆大亂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兵老瀆灣兀术陷虞州

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耳○魯仲連不肯帝秦曰連有下蹈東海而死之民也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連貶竄○後迫于公論改監廣州都鹽倉（去上聲）（數音朔）（問音澗）（上疏之上上聲）（左袒袒裼之袒陪臣諸侯之臣（戕音淹）如劉豫（劉豫既立為帝而又廢之（夫音扶）（怫音佛）○紹興九年。

金人先以陝西河南地歸宋朝廷遣官謁陵寢交地界除汴京留守（陵寢）（壁朝墳陵寢廟（留守）復除官留守汴京）○青澗城李世輔來歸世輔之先累世為蕃族都巡檢使父子雖嘗仕齊每相泣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離曷欲歸朝金兵來追縱之而奔西夏其父母及二子一孫皆被戮至是乞兵於夏以復既出則知陝西已還宋乃部夏兵而來上慰勞加賜名顯忠（青澗城）在陝西今縱德州（累上聲）（問音孫名皆未詳（復音伏）（勞去聲）○金國

有謀及者事連宗盤等皆坐誅左副元帥撻辣實楊害長子金主亶之大父行也自粘罕死宗戚大臣皆懼撻辣與悟室尋亦以謀叛先後誅金與宋和實撻辣主之撻辣既死於是右副元帥兀术為左相乃密奏於其主以宋未議歲貢正朔皆表冊命而撻辣許割地遂渝○羊朱反音俞渝變也盟（大父行大父祖也行）

（單）也○紹興十年。金兵分四道南侵劉錡大破兀术於順昌府檜急啓上召錡還岳飛敗之於郾城幾擒兀术飛至朱仙鎮檜急啓上召飛還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之沙口兀术還汴梳兩河軍與蕃部以謀再舉（南俊鼎黎守重出山東撒離曷抵東京敗音拜下並同）（郾城縣屬許州）（幾音機）（朱仙鎮在汴京西南四十五里）（沙音加）○十一年。兀术陷虞州侵和州劉錡楊沂中敗之於藥○他各反音拓阜○古勞反音高檜

錡爲五泮橋於潁河上且壽潁上流
罷宣及草中時大暑敵撫司遠來疲弊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乃出接戰敵大敗兀术拔營去凡訟飛冤者或黜或死傳成其獄者進秩飛事覩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虜爲念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卿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頒賜均給軍吏狀處不私善以少擊衆衆亢自號欲有所聚盡召諸大豪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

又啓上亟班師沂中自仍州渡返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

劉錡自采石歸太平州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時臨時取旨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副使飛世忠尋罷

○檜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何鑄萬侯卨等交章論飛飛遂坐詔下于大理獄尋殺之年三十九

兀术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乃可張俊又構成飛罪逮赴獄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和議遂諧歸韋太后及徽宗梓宮於宋金人不惟盡悔所許陝西河南地仍割唐鄧等州入金畫淮中流爲界西割商秦之半棄和尚原山原時宣撫使吳玠卒四年矣胡世將代之力以和尚原等地爲不可棄兀术必欲之遂以大散關爲界于時金國屢有內叛宗賊大臣相繼誅夷且北有蒙兀自號大蒙稱帝改元連歲用兵卒不能討而與之和南侵又不得逞而宋之猛將精兵方日盛恢復實不難沮於秦檜有志之士扼腕歎息兀术且死曰南朝軍勢強甚宜益加和好俟十數年南軍衰老然後圖之張浚趙鼎皆遠竄鼎卒於海外當時異議之人貶竄殆盡無復敢言兵者

（棗彤地在巢縣宣化）（柵成飛罪地在巢西）

初虜之入寇高宗命飛擁淮西就道俊貽書以前途之橙飛不爲止及俊歸朝及言飛逗留不進以狼狽之爲辭沮喪士氣令方侯禹交章劾飛（岳雲飛子）人死于棺曰梓宮人（梓宮世將之）將音漿（大蒙即蒙國又曰蒙古又曰韃靼是爲元朝恢復之）復音伏（遠竄浚潭州鼎興化軍移漳州潮州）○紹興十九年金主亶爲其下所弒共立丞相岐王亮旻之孫也（爲去聲孫也亶從弟）○紹興二十年金主亮以上京僻在一隅城燕京徙居之改燕京析津府爲大興府號中都以中京會寧府爲北京汴京開封府爲南京而舊

降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飛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雲間張氏曰武穆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而不知高宗張浚殺之也君子讀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從秦檜則無乎得其當矣

○史臣曰西漢而後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絕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

金主亮立金徙下居燕京

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秦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虜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皆擅道濟曰自壞汝萬里長城商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宗不哀哉

秦檜卒

檜唱和誤國忘讎興者數倫包藏禍心刼檜之制君父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檜之俾帝自悟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晚年殘忍尤甚

論高宗不能中興

欽宗凶問至

金使金主亮俾為臨安居汴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云鵝里朶舊合混同江南那有別提封移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尋弒之遂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九月亮戎服乘馬吳玻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不絕海陵戰艦也形長者壯蝟聚族共背常十許丈獻酬同敵半死半戰日暮

澄陽府為東京大同府為西京如故分蕃漢地為十四路置總管府○二十五年秦檜卒○前是加檜太師封魏國公以和好成也進為建康郡王檜

秉政十八年臨終猶起大獄欲殺異己者張浚李光胡寅等○是歲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宜徙李光

五十三人幸檜病已不能書得免○劉氏曰靖康末檜任中司以抗議誚高之及歸為相力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丞稱之既而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專世忠張俊岳飛方擁兵權檜與張俊密約議和而以岳歸俊飛既誅世忠亦罷由是中外大懼盡歸于檜非檜親黨則不得任忠正之士多避山林罷兵講和而使高宗不能成中興之業者檜之罪可勝誅哉

沈該万俟卨湯思退陳康伯朱倬相繼為相○万俟音墨其覆姓也卨音卓

五國城年六十○金主亮修汴京蓋經營南侵幾年矣嘗因使來密藏畫工圖繪臨安山水城市宮室以歸題詩其上有

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是秋徙居汴遂渝盟舉兵其母諫殺之以威衆兵號百萬陷淮西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還奔采石報至中外大震有浮海避狄之議陳康伯不可命葉○式涉反音攝義問視師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金人陷揚州趨瓜州劉錡遣將敗之於阜○昨早反曹上聲角林有詔令錡還軍專防江上金主欲由采石渡朝廷以李顯忠代權而未至金人舟來虞允文亟督水軍海鰍船迎擊死鬬金人不能濟時亮聞有內變又聞舟師由海道來者已為李寶所焚而荊鄂諸軍方自上流而下忿甚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必濟過期盡殺諸將遂弒亮方亮之引而南也渤海一軍叛去已擁立葛王褒于遼陽聞亮死遂入

金人未退會有清卒自弒亮光州至允文授以
弒亮旗鼓從山後轉出立爲王衷敵疑援兵至始遁
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迫射大敗之金
兵遁和州會報曾
國公已即位於永
京改元大定亮拊
髀歎曰朕本欲平
江南改元大定此
非天兵遂召諸將
上內
揲
帥謀北還率其軍
趨揚州
○雲間張氏曰或
曰虞允文之敗金
人也何其成功若
是之速哉曰允文
識時達權岳武穆
之所不及也蓋亮
己知雍爲國人所
立自知衆國之人
皆不戴己也然其
兵已出兵何可已
半壁猶人之外雖
無病其臟腑已受
疾矣是以貌雖欲
勝而心實孤弱況
亮以貪暴殘虐御
下允文以公忠信
義勉人又加以決
策臨陣之機此其
所以成功之速也
金帥撒復自汴率
張浚
北悅
步騎十萬來攻宿
州顯忠謂宏淵併
力火擊宏淵按兵
不動顯忠獨以所
部力戰宏淵顧謂
曰當此盛夏拯扇
於清涼且猶不堪
況烈日披甲苦戰
乎人心遂搖無復
鬬志諸將以顯忠

譙京追謚曰爲閔宗廢亮爲海陵王謚曰煬煬嗣之孫也後
改名雍先是數年張浚嘗言金必渝盟時相湯思退等大駭
以爲狂至是浚起判建康上自臨安如建康浚迎謁衛士見
其復用以手加額（迓音亞敗音拜卑角林在揚州令去聲
托得人無憾矣）在位三十六年。○崩年
三十二年上還臨安金使來遣使報之復尋和議夏六月上
內禪退居德壽宮。○（謂群臣曰付
安僖子偁之子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夢崔府君擁一羊來
曰以此爲識高宗爲康王出使至磁州磁人夢崔府君出迎
張氏以是歲丁未生伯琮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小名羊高宗
孝宗皇帝初名伯琮。○（後改脊一作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宗室追封秀王謚
喪太子勇命選大祖之後得伯琮鞫宮中賜名瑗適與崔府
君名同封普安郡王秦檜疾其英明而不能害也竟立爲皇
子賜名瑋。○（于鬼又音韙）封建王紹興末賜名昚立爲皇太子尋詔
即位尊奉上皇帝爲光堯壽聖皇帝皇后吳氏爲壽聖太上
皇后。（偁音稱時孝宗父已死追封秀王謚曰安僖子偁崔府君神名識音志瑷音院昚音愼）○以史
浩爲右相張浚樞密使督師江淮遂北伐浩不與其議力丐
○（古太又音蓋乞也）罷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敗金兵邵宏淵出泗州
圍虹縣降金將進克宿州金副元帥紇○（下沒反）石烈志寧率兵
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謀報金人大興河南兵將至會宏淵
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不搞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
解去上銳意恢復是役不利乃復議和陳康伯龍湯思退張

宏淵不協各適去張浚宏淵又言金添生終身兵二十萬來儻我不主兵不返恐不測生和議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那何沮撓如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

○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儲嗣之議殊殆瓊以之國基用吳玠保全蜀屏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蹙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蹶而掩其大德哉寄過也

胡銓曰虜如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除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士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淳熙三年召朱熹爲秘書郎不至先是陳俊卿劉珙薦熹爲樞密院使編修官累召不至史浩復薦熹知南康

浚爲左右相浚仍以都督視師數月而罷未幾卒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遺命付其二子以不能復中原雪國恥不得祔（符遇反音附後死者合食於先祖也）葬先人之墓（不與之與音豫丐音項）之役（敗音拜虹音降虹縣屬泗州降音項）金師名將至（將音漿）恢復之

和而江左少康二十年是以當時主議者寧爲檜而不爲浚無他檜之所爲與人之私心合也

游談者寧慕檜浚餅然千載而下言及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言及浚則人莫不以手加額效林宗而慕李膺者矣以此見

忠義者人心之所同浚之心合也彼富貴利達飄風過耳而端人正士英風常存是浚雖死而浚之心未嘗不行於後世也

○湯思退密有召虜議和之迹言者論罷竄之道死康伯復相和議成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館伴之屬皆拜其來使至是始稱上爲宋皇帝止爲叔姪之國易歲貢爲歲幣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而餘禮往往竟不能盡改上終身憤之其後屢請還河南陵寢地改受書禮金人卒不從蓋上雖有志復讎而無能輔其志者自陳康伯卒後共适葉顒（魚容反音喁）魏杞將帥陳俊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懷葉衡史浩趙雄王淮周必大留正相繼爲相惟浚卿允文並相時有經營北方之議而浚卿持重卒與允文不合允文所爲人亦議其虛誕竟不效如浩尤不主用兵必大從容廟堂善類多所引進朱熹以

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 熹上疏其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蔽陛下之心

淳熙十五年被召必大作相時也初程頤卒於徽宗之世其徒楊時在欽宗光堯時皆被擢趙鼎雖不及識頤而主張其學惡之者以楊時爲還魂鼎爲尊魂胡安國爲強魂其後又有尹焞見召入經筵焞蓋頤晚年高弟也士大夫名程氏之學曰道學時好所尚或冒此名以進時好不同亦多以此名以來屢召不起特旨改秩奉祠召入館不就後爲南康守浙東荒除熹提舉往救之過關嘗一入奏事至是召對除兵部郎與待郎林栗不合即奉祠去數月復召熹辭惟進封事言

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大本在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擧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熹之同志有廣漢張栻○字敬夫爲東部侍郎者魏忠獻公浚之子其學得之胡宏安國子也栻之言曰有所爲而爲者利也無所爲而爲者義也學者誦爲名言稱栻爲南軒先生有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爲著作郎公著之五世希哲之四世孫也亦祖程氏之學學者稱爲東萊先生皆先是數年卒矣惟熹學問老而彌篤學者共師宗之稱爲晦菴先生四方仰其如泰山北斗南使至北金人必問朱先生安在同時有臨川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世號象山先生者與熹爭論太極圖說且謂學有悟入識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張栻名言

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禍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八年以朱熹提擧浙東常平茶鹽冬下熹社倉法于諸路浙東大飢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販其往及至則米已輳集熹日徇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

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

金主璟立

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初國子祭酒何瀆爲必大所厚瀆欲遷官必大不從由是憾必大及爲諫議大夫即劾必大罷之

李道聞湖北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弁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毋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

帝說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竊剪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

李后誣妃有魘

帝制於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陽節群臣連章陳賀上疏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位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傅良趣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之傅良痛哭於庭后益怒遂傅旨罷還內

金之大定三十年與宋之隆興乾道淳熙相終始南北皆得休息彼此無可乘之釁上少有爲者以此太子立是爲光宗皇帝（德壽光堯宮名）（憲音獻）（重平聲）（二十八年改元者三曰隆興乾道淳熙）（璟音景）（大定金世宗年號）（齋音齊持也）

光宗皇帝名惇。○孝宗第三子初封恭王年四十四。○一作四十。自東宮受禪尊太上皇帝爲至尊壽皇聖帝周必大罷留正葛邲爲左右相改元曰紹熙皇后李氏大將李道女也悍而妒欲亟立太子嘉王爲儲嗣因內宴請於壽皇不許后不遜壽皇有怒語后銜之乃造誣罔謂壽皇有廢立意致上驚恐得疑疾及聞後宮有暴死者上震懼疾愈甚不復過重華宮近兩載始一至壽皇彌不懌上亦不能視疾壽皇居重華踰五載壽六十八而崩上不能執喪一日忽仆於地中外危懼太皇太后以宗社爲憂將白事而難其人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者（侂音託）（胄音宙）（載上聲）○（光宗在位五年）

嘉王是爲寧宗皇帝（邸音廚）○（光宗在位五年）寧宗皇帝名擴。○（擴音廓）（光宗第三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疾病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密建翼戴之議知憲聖慈烈吳太皇太后以宗社爲憂將白事而難其人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遜侂胄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寖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絕其欲而遠之不聽韓侂胄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云云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卷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臺卷源是日汝愚出浙江奏待罪

朱熹被召

韓侂胄黨員

之曾孫而太皇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皇垂簾引嘉王入即位代執孝宗之喪中外危疑者乃定光宗居壽康宮後六年而崩壽五十四上之爲嘉王也黃裳爲翊善講說開導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寖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爲國患宜絕其欲而遠之不聽韓侂胄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云云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卷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臺卷源是日汝愚出浙江奏待罪

光宗嘗宣喻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嘗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須尋天下第一人乃可問爲誰以朱熹對彭龜年繼爲宮僚因講每及熹說上傾心已久○熹每進對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帝亦虛心嘉納焉熹在光宗時守漳州後守潭州潭州爲湖南安撫至上登極首被召除待制兼侍講熹未至已聞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有漸深憂之留正罷汝愚爲相韓侂胄自負有定策功希不次之賞汝愚不肯驟除遂怨汝愚爲政方務引進善類裁抑僥倖小人滋不悅相與共排之朱熹既至上疏忤○五故反

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慼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競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黜斥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沈繼祖迫論程頤之罪遂竄頤十餘年至今士大夫指目以爲深戒

侂胄搏擊善類

籍記黨人

音誤逆也侂胄在朝甫四十六日而罷言者以爲熹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吊天下大老去之誰不欲去若正人盡去何以爲國汝愚袖還內批且諫且拜不聽侂胄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汝愚在相位數月罷連貶竄服藥以死侂胄用李沐何澹劉德秀胡紘沈繼祖等爲鷹犬搏擊善類無遺彭龜年劉光祖章頴葉適徐誼沈有開吳獵黃由黃度鄧驲○人質反音日陳傅良樓鑰○以灼反音藥鄭湜○常職反音殖李祥楊簡呂祖儉曾三聘游仲鴻項安世孫元德袁燮○蘇俠反音蛺陳武汪達○渠追反音駿范仲黼黃灝詹體仁等貶逐不可勝紀籍記黨人姓名目曰僞學以朱熹爲首在籍者數十人○凡五十九人蔡元定坐熹累道州編管大學生

以益其黨云云呂氏嘗作吳氏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仲麟蔣傳徐範天下號爲六君子上書曰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義雖百李沐罔知攸濟云云上書扁揶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等上書非救黨人之時論罷汝愚也

憲宗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

楊宏中等六人亦坐上書救黨人編管留正以嘗引用黨人亦黜竄俞端禮京鑠

○土郎反及音湯謝深甫相繼爲相（太皇太后紹熙初光宗上尊號曰慈聖慈烈太皇太后將音漿難如字下同）閽音甘入聲俛音託（太皇吳后女弟妹曰女弟代執云云）善官掌輔翼善道宮僚王宮僚屬傾心向慕也有漸御筆指揮漸昵近習之上（上書之上上並去聲下同）言者游仲鴻宮祠之命奉祠祀于外之命內批上所批罷朱子之勅宗姓宗室同姓瀆音黷六人姓名未詳○呂中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此古人之常也後世以人臣往往貪天之功以爲己有非小人之尤者乎嘗聞哲廟之立本宣仁保佑之賜與諸大臣建請之功群奸嫉妒乃以定策歸功蔡確而上諛宣仁下累王珪遂爲元祐大臣不可解之禍其往轍可鑒矣我寧考纂承大統益慈福宮定計於內趙忠定諸臣效贊於外俛胄何人策緣戚里蒙蔽朝廷既攘奪其功掩之於必死之地亦獨何心哉然則可勝誅矣鑠音湯○朱熹以慶元庚申辛時偽學黨禁雖嚴會葬者亦數千人呂祖泰上書論雪偽學之誣俛胄及其

○周鄱軒曰是時以偽學斥君子而所用者皆蠅營狗苟之徒如以余端禮京鑠爲丞相謝深甫之爲參政鄭僑之知樞密何澹之同知院事皆俛胄之私黨其同惡相濟爲如何哉天下不治從可知矣

俛胄權傾人主

嘉泰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緝帶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步尺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

俛胄生事開邊

黨籍師且周筠罷逐陳自強之徒召用周必大一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杖一百不刺面配欽州必大亦坐謫降熹沒踰年黨禁稍解諸人或復官自便然消沮變化之餘風俗已大壞矣（將音漿復音伏）○謝深甫罷陳自強爲相俛胄以太師平原郡王平章軍國事權傾人主威制上下服御擬於乘輿士木侈於禁苑諛者至稱爲恩主聖相或作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俛胄亦不辭稔積罪惡至於生事開邊而極先是有蒙古部興於北方在金世宗時已強盛稱帝至璟立蒙古兵來輒長驅金始多事俛胄聞金有此釁謂中原可圖有吳曦○處宜反音義者前蜀帥吳挺之子璘之孫也吳氏世職西陲威行西蜀留其子孫於京蓋累朝遠慮曦有異志久欲歸蜀而不許

丘墓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慕自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周靜軒曰予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修身安貧樂道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忌讒邪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嗚呼世而下仰其餘澤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願不偉哉是以朱子之遺陷於一時正所以伸於後世豈若凡卉之流春榮而秋瘁耶

金人諸郡

自兵興以來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駭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彌遠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亦使皇子榮王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社稷帝不許后從容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

侂胄遣歸數年蓋欲使西蜀出兵（乘輿天子車駕來去聲榮古部元國號後改號元）（西蜀舊本作四蜀非）上聲○開禧二年丙寅是歲元太祖始稱元年以伐金詔告四方諸路進師曠首以關外四州獻金求封爲蜀主尋即稱帝賴季好義楊巨源與安丙密謀曠僭號踰月而誅（四州階成秦凰）

○是歲元太祖即位於斡難河之源太祖姓奇渥溫氏諱鐵木眞蒙古部人也其先世爲蒙古部長至太祖之父曰也速該始併吞諸部落愈強大後追謚曰烈祖神元皇帝初神元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竇懿后月倫適生太祖手握凝血如赤石神元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眞名之志武功也元年大會諸王群臣建九游白旗即位○（既立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未降帝深沈有

金章宗泰和六年也（長上聲）○丁卯開禧三年元太祖二年時北伐

諸軍所向無不潰敗而退金人大發兵連陷蜀漢掠襄兩淮

諸郡東南大震亟遣使通謝於金而侂胄弄兵之意猶未已

中外患之遂有誅兇之議皇后楊氏知書史通古今當時侍

郎史彌遠建密策而旨從中出者皆后實爲之一日侂胄入

朝彌遠使殿帥夏震以兵邀之塗擁出玉津園椎殺之○先

是元太祖征西夏拔力吉里寨而還至是秋再征之○戊辰

嘉定元年元太祖三年陳自強竄死蘇師旦處斬周筠決配侂胄

函首謝金和議復成錢象祖爲相史彌遠累遷與象祖並相

象祖罷彌遠獨相（處音杵決配杖決徙配○宋鑒義曰焉人之雛釋記禮者猶可盡五世況有天下者乎）

（聲褒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宋之於金不共戴天之讎也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於函首乞和何也當時

金章宗璟

侂胄專政十四年，寧執侍從臺諫滿閒，皆其門庶之人。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宮省，擯斥宇內，金主以國蹙兵頓，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遷都於汴。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和解為欵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遣兵圍燕京。是歲宋盜誼，曰文，贈中大夫，實謚閣直學士。時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眞德秀上疏，請絕之，曰：女眞以薙髮左衽，為天下笑，今乃臣妾於我，稱姪稱孫，名分已正，而料大小學，諸生，詩曰：罷錯既，誅終，牧，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未嘗以名義言也。○呂中曰：和，我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眞宋鑒興親征，達覽授首，是以有紹興之和，嘉定之和，彼欲得權幸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己而料大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眉】上聲。

年而殂，無子，立世宗之別子允濟於璟為叔。○己巳。嘉定二年。元太祖四年。春元太祖入河西，屢破西夏兵，夏主李安全納女請和。○庚午。嘉定三年。元太祖五年。金謀討元築烏沙堡，太祖遣將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太祖貢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于靜州，太祖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怒，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太祖，問金使曰：新君為誰？曰：衛王也。太祖遽南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策馬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伐太祖，再入貢而害之。太祖知之，遂與金絕。金使去聲

○辛未。嘉定四年。春元太祖六年。元太祖南侵，敗金兵，驅群牧監，驅其馬而還。自是連歲攻取金州郡。○癸酉。嘉定六年。元太祖八年。金主衛紹王允濟在位五年，無歲不受兵，幾不能支，且失將士心，為大將所弒，追廢為東海郡侯，立豐王珣，璟之兄也。

○甲戌。嘉定七年。元太祖九年。元太祖駐蹕燕北，金主以岐珣音荀國公主及童男女五百，馬三千，兼金帛以獻乞和，雖見許，度不能自立於燕，五月遷于汴，留丞相完顏福興輔太子守忠居燕，太祖遣兵圍之，守忠走汴，後一年而燕京陷，元兵自河東渡河而南，距汴二十里而去，金人自是地勢益蹙，山東粟

曼也，蓋鞮旦之國滅，女眞猶獵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越三關之阻，以伐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鞮鞠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為鄰國，固非我利也。云云，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章虜之永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宋鑑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純之見，奪全軍屢捷，密聞于朝，詔中原可復史彌遠鑒韓侂胄之事，不明招納，密敕江

淮制置使李珏及純之撫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

宋以黃榜制

蔡忠義人

遣使奏五事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二曰比隣之道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道誅之言不可聽五曰田至公之論不可忽

賜張柔詔曰宜賜呂祖謙詔曰咸木華黎徇金蜂潞澤州圍平陽華徹迫兵少援絶城遂陷或謂華宜上馬突圍出華歎曰吾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乃自殺

度義角端之獸芳之經典質之子史雖無其實然則楚材以是而歸蒙古者亦可謂因事納忠也

楚材遼東丹主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爲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於蒙古

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

○雲間張氏曰楚材八世祖遼之宗室也後人不能復讎而降金豈直二其心哉忘君父之讎者也其既降於金矣則楚材乃金之臣也又不思於金而降蒙古則是

之。東阻河西阻潼關而已。欲窺宋川蜀淮漢以自廣。遂敗盟來侵。宋以黃榜○黃榜即敕榜也宋因唐制用黃紙故謂之黃榜募忠義人。進討京東路。忠義李全以歲戊寅率衆來歸。全本連水縣弓手。在開禧乙丑間已嘗應募殺其縣矣○連水縣屬安東州○丁丑。嘉定十年。元太祖十二年。元以木華黎爲太師。封國王。率諸軍南征。克大名府定益都淄萊等州。木華黎亂刺兒氏居阿難水東爲人勇敢智畧狼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尒木博尒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授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其征戰功多封魯國王謚忠義子孛魯嗣○戊寅。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三年。元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及忻代澤潞等州。是歲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李遵頊走西京○高麗王暾降于元。請歲貢方物○己卯。嘉定十二年。元太祖十四年。西域殺元使者。太祖親征○庚辰。嘉定十三年。元太祖十五年。元木華黎徇地至眞定。又徇河北諸郡○壬午。嘉定十五年。元太祖十七年。元太子拖○拖音佗雷克西域諸城遂與太祖會秋金主復遣使請和。太祖時在回鶻國謂之曰。我向令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爲河南主。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木華黎已盡取之。乃始來請耶。遂不許○使去聲○癸未。嘉定十六年。元太祖十八年。春三月。元大師魯國王木華黎卒○五月。元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金章宗珣在位十二年而殂。子守緒立。是爲哀宗○甲申。嘉定十七年。元太祖十九年。元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一角。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大祖以問耶律楚材。楚材曰。此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而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

自祖及孫舉懷二心而忘君德以事雠者也何無愧心歟德而以懷二心之說告警古敎與莒凝皇寀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彌他人或笑詬與莒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欽容彌遠益異之竑好鼓琴史彌遠聞其人博敏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聞竑動息英人知高慧點竑雅之時楊皇后畀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謁楊后及彌遠之事於几上曰彌遠當狄配八千里又指宮壁與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閏月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發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反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楊氏無

太祖即日班師(遐去聲、)○自歲丁丑以後宋與金戰雖迭有勝敗然三邊無歲不被其擾上在位三十年改元者四謙恭仁儉終始如一然慶元嘉泰開禧凡十三年則侂胄之政壽五十七而崩彌遠定策立嗣是為理宗皇帝(三邊東北西)

理宗皇帝初名與莒。○居許反、音舉宗室追封榮王諡文恭希瓘(○一作太龍)之子。太宗十世孫也。○祖十世孫寧宗子多而不育薨宗都反、音盧之子。太宗十世孫也。○一作太祖十世孫寧宗子多而不育薨宗室子名詢立為太子薨初皇從弟沂靖惠王柄無子。嘗以宗室子賜名貴和為之後及失太子詢遂立貴和為皇子賜名竑封濟國公竑慧而輕嘗疾史彌遠專權謂異曰不可容彌遠聞而惡之故陰為之計與莒幼不好弄群兒聚嬉輒獨登高坐不動長上見者指以語群兒曰汝曹不效此人恰一大王相似群兒每羅拜其下遂有趙大王之號彌遠物色得之嘗取應得舉矣特旨補官竑既為寧宗子遂以與莒為沂王後賜名貴誠除邵州防禦使寧宗大漸乃白中宮以貴誠為皇子改名昀。○俞倫反宣遺詔即位進竑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恭聖仁烈楊后同聽政事定然後撤簾(宗室是時理宗父已死追封為榮王諡曰大恭生名希瓘從去聲柄音丙沂國圻嗣惠諡柄名為之後繼立也竑音橫濟上聲好去聲長音張上聲語去聲刱州屬湖南今寶慶府中宮楊后昀音勻)○乙酉寶慶元年。元太祖二十年時外議籍籍。○籍音疾音踏籍籍語多也有謀作亂立竑者事不克皆死李全在楚州與制置許國相失殺國亦以問罪為辭舉兵南向圍楊州幾陷(制置一制置姓名幾音機)○丙戌寶慶二年。

噍類矣后默然昀入宮見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祖前元太祖孫也至則昀已即位矣

元太祖用兵如神

元太祖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其勛績甚衆史之紀載不備惜哉○太祖既殂時皇子拖雷監國以俟皇太子至而立之越二年皇太子始立是為太宗

元太祖伐西夏取甘肅等州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丁亥寶慶三年元太祖十一年歸○七月元太祖殂于六盤山臨殂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至元二年冬追謚曰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元太祖直擣汴京汴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至元二年冬追謚曰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元太祖既殂時皇子拖雷監國以俟皇太子至而立之越二年皇太子始立是為太宗

元太祖（太祖二十一年）

元太祖（太祖二十一年）

胡氏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元太祖用兵如神之立濟王之死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然理宗之立實出楊后彌遠之計非若隋元宗立之楊廣必欲廢兄而奪其位也故猶相傳五十年而後亡噫天之為德其明矣乎

元始立中國公

紹定元年戊子春三月金將完顏陳和尚大敗蒙古兵于大昌原陳和尚為完顏合達前鋒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益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泰功第一贈朱熹太師信國公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云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元始立中國公（省）

（屬音祝）○己丑紹定二年元太宗元年于毋曰光獻皇后弘吉剌氏是歲夏奔喪至忽魯班孛禾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大會諸王百官以太祖遺詔即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就班以拜（見音現）○元始置倉廩立驛傳命○庚寅紹定三年元太宗二年元太宗元年元遣兵取京兆七月太宗自將伐金皇弟拖雷姪蒙哥帥師從○辛卯紹定四年元太宗三年春趙范○（知揚州）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時屬上元張燈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在揚州）城中謀知夜遣兵出其不意劫之全走陷于濠為亂槍所斃其餘奔走北去○二月元太宗克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五月元遣使來假道宋殺之（使去聲）○八月元始立中書省改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耶律楚材）

（屬音祝）○己丑紹定二年元太宗元年于毋曰光獻皇后弘吉剌氏是歲夏奔喪至忽魯班孛禾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大會諸王百官以太祖遺詔即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就班以拜（見音現）○元始置倉廩立驛傳命○庚寅紹定三年元太宗二年元太宗元年元遣兵取京兆七月太宗自將伐金皇弟拖雷姪蒙哥帥師從○辛卯紹定四年元太宗三年春趙范○（知揚州）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時屬上元張燈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在揚州）城中謀知夜遣兵出其不意劫之全走陷于濠為亂槍所斃其餘奔走北去○二月元太宗克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五月元遣使來假道宋殺之（使去聲）○八月元始立中書省改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耶律楚材）

紹定五年金完顏
合達拔剌滿阿引
軍援汴及蒙古拖
雷戰于三峰大敗
合達乃與陳和尚
等走入鈞州蒙古
兵攻之城破合達
死陳和尚趨避隱
處殺略俏定乃出
自言姓名且曰我
死亂軍中人將謂
我負國家今日明
白死蒙古兵欲其
降不肯乃斫足脛
折之劃口吻至耳
嘔血而呼至死不
屈
金使完顏阿虎帶
來乞糧將行金主
諭之曰宋人負朕
深矣朕自即位以
來戒飾邊將無犯
南界邊臣有請在
討者未嘗不切責
之今來我疲弊來
攻彼爲謀亦淺矣
蒙古滅國四十以
及西夏夏亡及於
我我亡必及於宋
脣亡齒寒自然之
理若與我連和所
以爲我者亦爲彼
也卿其以此意曉
之阿虎帶至朝廷
不許
彌遠爲相凡二十
六年用事專且久
擅傾內外初欲交
召賢才老成布於
朝廷及濟王不得
其死論者紛起遂
任儉壬小人也以
居心險一時君子

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大祖有一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讎吾爲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雠君父乎太祖重其言命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博究群書天文地理律歷術數釋老醫卜無不知者夏人常八斤者以善造弓見知於太祖因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以弓矢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匹夫太祖聞之甚喜日見親用嘗與西域人占月蝕西域人曰某夜月當蝕楚材曰不蝕至其夜果不蝕楚材嘗言某夜月當蝕西域人曰不蝕至其夜果然太祖以楚材語太

爲右丞相。○十二月。元太宗取河中。太弟拖雷發騎六萬分兵自西和州入興元由金房道襄陽至唐鄧與金人鏖戰於陽翟。潼監之戍亦潰。西兵畢至合圍於汴。（鏖烏高反、翟音狄、）○壬辰紹定五年。元太宗四年。元太宗取商虢。○古伯反、音識。嵩汝等十四年。使速不臺圍金汴京。金主遣其弟訛○五禾反、可入質太宗還。留速不臺守河南。八月。金兵救汴諸軍與戰敗之。九月。太弟拖雷卒于師。金主守緒突圍出走歸德府。○元再使王楫（楫同揖、）○來議夾攻伐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嚴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鑑帝不從詔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報謝且議夾攻汴京元人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楫音接）○癸巳紹定六年。元太宗五年。金主奔歸德糧絕乃趨蔡州。其將崔立以汴京降。元。四月。元速不臺進至青城崔立以金太后主氏皇后徒單氏荊王從恪等至軍。速不臺遣送北還。○元以孔子五十世孫元措襲封衍

聖公整修孔子廟及渾天儀○渾天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宣帝時始鑄銅為之○宋
丞相史彌遠卒鄭清之為相史嵩之為京湖制帥在襄陽南北有夾攻蔡州之約嵩之遣孟珙以兵四萬人先至圍其東
南元兵圍其西北（相去）○甲午端平元年元太宗六年正月金主
守緒傳位於宗室子承麟宋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守緒自
經死函其首送宋獲承麟殺之金自完顏旻稱帝至是九世
一百一十七年而亡（）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會淮帥趙范
趙葵乘金人之亡為恢復計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
主其說帝乃命范移司蕪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
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宜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
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
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
荊襄方頒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出師之害范奏故荊湖
制帥趙方之子習於兵銳意攻取募山東忠義皆響應伸之
未回而宋師出矣伸之等幾被羈留於燕詭辭得與穢俱來
穢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不數日汴人
以城附宋宋師入汴即趨洛元兵戍洛者無幾姑避去宋師
入洛不數日糧絕聞元生兵且大至潰而歸各嵩之主和不
肯運糧致誤事○乙未端平二年元太宗七年春元城和林作萬
安宮遣諸王拔都太子貴由姪蒙哥征西域太子闊端侵蜀
漢太子曲出及胡土虎侵宋唐吉征高麗○丙申端平三年元太宗八年元印造交鈔行之六月耶律楚材請於燕京立編修

所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豐財足食而今將之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
○周靜軒曰三京淪於夷狄固為臣子之恥恢復故疆乃其分也然必度其事勢吾之兵甲猶與敵人才足與抗府庫充實然後舉事猶慮不及況蒙古以方張不制之虜新與訂盟豈宜遽叛則是中國先失信於夷狄而曲在宋矣又安能不致蒙古之猜疑哉他日下詔罪己方悔前從啣

所於平陽立經籍所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秋閱端取宋關外數州十月入成都取秦鞏等四十餘州○時和議既不復講蜀遂破陷荊襄淮甸無歲不受攻哨○哨與鈔同吹以示警也○元以耶律楚材言始定天下賦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一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賜○周時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有湯沐之邑蓋湯沐皆各爲私奉養者鹽每銀一兩四十斤永爲定額朝臣皆謂太輕耶律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爲重矣○丁酉嘉熙元年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八月元試諸路儒士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元兵略地至黃州宋孟珙敗之(中去聲)○戊戌嘉熙二年

元始定賦稅

詔講通鑑綱目

吵晚矣蒙古伐王檝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周靜軒曰朱子綱目之作其有益於國家不少誠爲人君之龜鑑也理宗能詔經筵進講綱目是蓋能知先務而不忘他岐者矣

詔孟珙北黃州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

杜果卻元人安豐之兵復破察罕○元將八十萬元太宗十年先是杜果卻元人安豐之兵復破察罕○元將八十萬

會于和賜資甚厚卻元蒙古察罕師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朔破鷹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寧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築壕高於城樓果以油灑築即堤下煉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上太極聚鷺果乘勝出戰書院蒙古敗走果追殲于蕪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遮其子庶酋監呂文德蠡城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退引師北

元建

河潮不能進退始知歸道學珙既復襄陽奏曰

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上不勇也

于祠堂壁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

由是河洛始知道學（楊惟中弘州人年二十餘奉太宗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國威布政條畫皆稱旨乃歸惟中爲憲宗世祖爲太弟鎮金蓮川立河南道經畧同於汴梁

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幸力之不給願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加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放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練兵衆謀此不學之爭也乃以紮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孟珙爲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歸峽歸澧州軍民事遂大興屯田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壩四方流寓之士

惟中弘州人太宗命使南道總管福會鄧殘酷虐害遺民二十餘年惟中至召之謁曰汝不至吾以軍法從事乎福不得已盛從衛以見惟中握大柄整飭一切之學皆因復而得然復竟不仕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太子賚由克西域未下諸部元敕州郡失盜不獲以官物償之國初多盜下令凡失盜去處令本路民戶代償民苦之多亡命至是罷徵又官民貸回鶻金銀償之者歲加倍謂之羊

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

詔封中興以來得朱熹五賢精思明辨發揮源委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

元太宗朝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

元貞

崇奬之意尋以王安石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遂加

封爵

大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六人上書

羔利往往破家至以妻子爲質終不能償耶律楚材請悉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音定錫屬）仍令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爲令（貸音代從人來物也又音特義同）

○辛丑淳祐元年（元太宗十三年）宋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廡（廡王安石從祀帝謚孔子遂臨大學（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

○十一月元太宗出獵殂于釭（釭音吭）

○五禾音吭鐵鎒胡蘭年五十六葬起輦谷後追謚曰英文皇帝廟號太宗太宗有寬弘之量仁恕之心量時度物舉無過事華夏殷富歷民樂業行旅不齎粮時稱治平元自太宗殂後皇后乃馬眞氏臨朝稱制凡五年不立君

○甲辰淳祐四年（先是鄭清之罷

（鈚鐵鎒胡蘭北方地名也鎒音孤度音鐸樂音洛）

曰萬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羅天下之小人爲私黨奪天下利權歸私室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爲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耶律楚材之何邪況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云云武學生京學生宗學生及徐元杰等上疏切諫不勝枚舉

○丘文莊曰世史蒙古之臣皆書死而楚材書以卒何楚材仕於蒙古法

相喬行簡李宗勉等繼爲政無所決斷上思吏嵩之言自督府入爲相雖欲議和輒爲衆論所沮嵩之丁父彌遠憂聞訃數日乃行詔起復爲相言者目爲權姦力攻之遂不復相范鍾游侶鄭清之謝方叔吳潛董槐程元鳳丁大全等相繼爲相每歲以防秋爲常事（沮上聲止也）○元中書令耶律楚材卒后嘗以御寶空紙付宰臣奧都剌合蠻令自書塡行之楚材奏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復有旨凡奧都剌合蠻所奏准令史不爲之書者斷其手楚材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

且不避況斷手乎后以其先朝勛舊曲加敬憚焉○或譏楚材曰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唯名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楚材天資儉邁出人表雖家牆滿前酬答不失其宜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平居不妄言笑及接士人溫恭之容溢于外莫不感其德焉○耶律楚材於太宗即位之初爲定儀制位親王察合台遵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矣即位之日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元朝尊屬有拜禮自是始楚材條便宜十八事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萬戶統軍使均力事以邊騎橫凡政令便於民者甚衆太宗悉從之惟罷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太宗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汁梁將下大將言金人抗拒久師多死傷城下請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太宗猶豫未決楚材又曰奇巧之工厚藏之民皆萃於此若盡殺

興一事不如除一害

側未正之初宋子貞謂當時無楚材不知人類何如耳是其有功於華人甚大蓋非水華黎謀專以拓地開疆者比也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絶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舉之臣又皆諸蕃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一二向使無楚材人

類不知其何如耳
○立文莊曰世史
蒙古之臣皆蕃死
而楚材書以卒何
楚材仕於蒙古法
制未正之初宋子
貞謂當時無楚材
不知人類何如耳
是其有功於華人
甚大蓋非木華黎
元定宗立
能以拓地開疆
者比也蒙古之人
言漢人無益欲空
其人以為牧地賴
楚材之言而止蒙
古攻汴梁久不下
欲城下之日屠之
亦以楚材之言而
止嗚呼仕夷之人
皆以救民為心如
楚材又何責焉
○崔氏曰楚材失

將無所獲太宗然之遂詔罪止完顏氏餘勿問時太宗議裂
地賜親主功臣楚材曰
帛太宗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與以金
使無擅利徵可也從之及卒十餘年後有譖之者言其在相
位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皇后命近臣覆之唯琴阮十餘及
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十卷後封廣寧王謚文正一子鉉錢
○元便宜總帥汪世顯卒世顯善兵

能將重儒愛民勸儉自持有古名將之風
○丙午淳祐六年
簡平皇帝
○元自馬真氏臨朝稱制者五年乃議立定宗
○戊申淳祐八年元定宗尸位三年而殂壽四十三葬起輦谷追謚
宗既殂皇后海迷失抱子失烈門垂簾聽政諸王大臣不服

長子也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初太宗有旨以皇孫失烈門
元定宗
元年
即位于速撒都定宗名貴由太宗
（禁音問亂之也興音預遏音費遮止正反遣也）

元憲宗立

節之臣既不能盡其始竟以憂卒又不能善其終擬之他人僅彼善於此耳
史嘉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八忽裂以死三學諸生上書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於燠烟瘴雨之鄉今燠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云云劉漢弼以腫疾暴死太學生祭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

余玠敗元人

共議立太弟蒙哥後二年是為憲宗即位
○辛亥淳祐十一年
元憲宗
元年
元憲宗名蒙哥太祖第四子拖雷（睿宗）之長子先
是諸大臣欲奉屈出之子失烈門入而不決至是兀良哈歹
以太祖諸孫惟憲宗謙慎宜立遂大會于闊帖兀阿顏之地
而即位焉失烈門不服憲宗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覈廢（呆）
悲反音眉繫也之取主謀者誅之由是始定（長上聲）
○余玠大敗元
人于興元
○元憲宗命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
開府于金蓮川先是姚樞隱居蘇門以道自任太弟召之樞
至見太弟聰明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將大有為乃盡其平日
所學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
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

即閻上書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謂諸公皆中盡堂食無敢下箸者嵩之從子燦卿誄嵩之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元以史天澤趙璧爲經略使

歹多改歹歹一作台兀良姓哈歹名竇武節度使孟珙卒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殊珙徐以片言折衷飛士皆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絶滋味尤遠易學累贈太師謚忠義○丁南湖曰珙四世祖安從畎飛行兵及其考宗政皆以懲金爲志而珙流金報宋史但稱其忠矣孰知其立功本於孝乎珙嘗通佛學盛無故娆無裕居士或疑虛無何以有彼大功耶蓋其遠貨色絶滋味皆出於虛無而此則立功之本也

余玠卒

余玠聞召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弱人奘不悉之惟忠以全晦蠻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忽必烈以廉希憲爲涼兆宣撫使希郭以疾還襄陽帝勑尚毉能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以十二年二月卒年七十四謚忠武後贈太師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敭然以天下之事自任年至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立論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誦唐韋澳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爲言者慙服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方郭子儀曹彬云子曰格樟棣杠杷棹楷棣皆顯○壬子淳祐十二年。元定宗二年。元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禳事覺並賜死謫失烈門及其黨於汲脫赤之地○六月。元憲宗以中州漢地封同姓太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息姐反音鳥注也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遂請關中由是太弟有關中河南之地（淵鹵音昔、魯槭也、）○癸丑寶祐元年。元憲宗三年。四川制置使余玠卒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元太弟忽必烈平大理

憲魏倅有成容嗜
余晦 酒尤篤一日方讀
誣奏 孟子聞太弟召因
王恪 懷以進太弟問何
忠 酋對曰孟子太弟
問其說謂何對以
性善義理之分攸
牛之心擴而充之
足恩及四海太弟
善之因目為厥孟
子
是歲賜文天祥及
第天祥以法天不
息為對非言萬餘
帝自拔為第一
○鴻齋曰民之祭
淫祠多於正閒古
曰淫祠無福況祭
先祖巨蛇欲以求
福嗚呼亦何其惑
也孔子曰非其鬼
而祭之諂也哀了

胡顯
淫祠
毀淫
祠

國○甲寅寶祐二年。元憲宗四年、時余晦宣撫四川以私恨誣奏
利路安撫王惟忠潛通北境大理大方承旨鍛成之惟忠
將斬於市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既斬血逆流而上
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忠還遂卒先是朝廷用彭大雅理
蜀甚有威名重築重慶城余玠遷蜀郡平曠之地分治險要
如合州治釣魚山之類在蜀二十年民籍以安至余晦貪繆
罔功敗失要地以和州守劉雄飛為四川制置(利路利路乃今順元州之)
廣元府(銀成大理卿陳大方承順余晦旨憲鍛鍊以成其獄)
將音漿(上聲幾如字重平聲下同重慶府屬川南即恭州)
治平聲下同合州屬川南簿夜切緣眉幼切胡顯每見淫祠即毀之人謂之胡打
之題疏得數千緡(緡至毀佛擊蛇其怪遂息(淫祠不載祀典曰淫祠經略
之所大弟忽必烈言劉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命相宅
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乃命秉忠營之名曰開
平府三年而畢功(相去聲灤音欒)○丁巳寶祐五年。元憲宗七年、元回鶻
摩合羅嶮及素州諸國朝于元○元憲宗欲建城市為都會
獻水精盆珍珠傘可直銀三萬餘錠憲宗曰方今百姓疲弊
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用却之○十月元兀良哈歹(兀多改)○
反載上聲伐安南屠其城○戊午寶祐六年。元憲宗八年、二月安南王
傳國於長子光昺遣使以方物獻于元(罵音丙使去聲)○元討回回
哈里發平之九月憲宗親帥大軍入蜀攻苦竹隘宋守將楊
立張實死之是時元人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斡服

凡曰非其鬼不但其祖宗如適子為諸侯次子為大夫大夫所祭當正禰若僭祭乎上皆所謂非其鬼非其鬼又是佞淫祠耳況於狐蛇乎

元建都開平

丁大全方詔事內嬖竊弄威權攬帝不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宰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隔兵百

元人入蜀